

金瓶梅詞話



金瓶梅詞話 第五冊

蘭陵·笑笑生撰

鑑賞叢書

據明·萬曆本排印  
新北京藝文書房出版

金瓶梅詞話 第五册 目次

- 第二十四回 經濟元夜戲嬌姿 惠祥怒詈來旺婦……………三二七
- 第二十五回 雪娥透露蝶蜂情 來旺醉謗西門慶……………三二八
- 第二十六回 來旺兒遞解徐州 宋蕙蓮含羞自縊……………三四〇
- 第二十七回 李瓶兒私語翡翠軒 潘金蓮醉鬧葡萄架……………三五六
- 第二十八回 陳經濟因鞋戲金蓮 西門慶怒打鐵棍兒……………三六七
- 第二十九回 吳神仙貴賤相人 潘金蓮蘭湯午戰……………三七六

第二十四回 經濟元夜戲嬌姿 惠祥怒詈來旺婦

銀燭高燒酒乍醺，當筵且喜笑聲頻。

蠻腰細舞章臺柳，檀口輕歌上苑春。

香氣拂衣來有意，翠微落地拾無聲。

不因一點風流趣，安得韓生醉後醒。

話說一日天上元宵，人間燈夕。西門慶在客廳上，張掛花燈，鋪陳綺席。正月十六合家歡樂飲酒。正面圍着石崇錦帳圍屏，掛着三盞珠子吊燈；兩邊擺列着許多妙戲桌燈。西門慶與吳月娘居上坐，其餘李嬌兒，孟玉樓，潘金蓮，李瓶兒，孫雪娥，西門大姐，都在兩邊列坐。都穿着錦綉衣裳，白綾襖兒，藍裙子。惟有吳月娘穿着大紅遍地通袖袍兒，貂鼠皮襖，下着百花裙，頭上珠翠堆盈，鳳釵半卸。春梅玉筍，迎春，蘭香，一般兒四個家樂，在傍揀箏歌板，彈唱燈詞。獨於東首，設一席與女婿陳經濟坐。一般三湯五割，食烹異品，菓獻時新。小玉，元宵，小鸞，綉春，都在上面下來斟酒。那來旺兒媳婦宋蕙蓮，不得上來，坐在穿廊下一張椅兒上，口裏磕瓜子兒，等的上邊呼喚要酒，他便揚聲叫來安兒，畫童兒：「娘上邊要熱酒，快攢酒上來，賊囚根子！一個也沒在這裏伺候，多不知往那裏去了？」只見畫童盪酒上去。西門慶就罵道：「賊奴才！一個也不在篩裏伺候，往那裏去來？賊少打的奴才！」小廝走來說

道：「嫂子，誰往那去來？就對着爹說叨喝，教爹罵我。」惠蓮道：「上頭要酒，誰教你不伺候？關我甚事，不罵你罵誰？」畫童兒道：「這地上乾乾淨淨的，嫂子磕下恁一地瓜子皮，爹看見又罵了。」惠蓮道：「賊囚根子！六月債兒熱，還得快，就是甚麼打緊！教你彫佛眼兒，便當你不掃，丟着，另教個小廝掃。等他問我，只說得一聲。」畫童兒道：「耶嚟嫂子！將就些兒罷了，如何和我合氣？」于是取了筭帚來，替他掃瓜子皮兒。這宋惠蓮外邊磕瓜子兒不題。

却說西門慶席上，見女婿陳經濟沒酒，吩咐潘金蓮，連忙下來滿斟一杯酒，笑嘻嘻遞與經濟，說道：「姐夫，你爹吩咐，好歹飲奴這杯酒兒。」經濟一壁接酒，一面把眼兒不住斜睺婦人，說：「五娘，請尊便，等兒子慢慢吃。」婦人一徑身子，把燈影着，左手執酒，剛待的經濟用手來接，右手向他手背只一捏。這經濟一面把眼瞧着衆人，一面在下戲金蓮小脚兒上，踢了一下。婦人微笑低聲道：「怪油嘴！你丈人瞧着，待怎的？」

看官聽說，兩個自知暗地裏，調情頑耍。却不知宋惠蓮，這老婆又是一個兒，在榻子外窗眼裏，被他瞧了個不亦樂乎。正是：當局者迷，傍觀者清。雖然席上衆人，到不會看出來，却被他向窗隙燈影下，觀得仔細。口中不言，心下自思：「尋常時在俺們跟前，到且提精細撇清；誰想暗地却和這小夥子兒勾搭。今日被我看破綻，到明日再搜求我，是有話說。」正是：

誰家院內白薔薇？

暗暗偷攀三兩枝；

羅袖隱藏人不見，  
馨香惟有蝶先知。

飲酒多時，西門慶忽被應伯爵差人請去，賞燈吃酒去了。吩咐月娘：「你們自在頑耍，我往應二哥家吃酒去來。」玳安，平安，兩個小廝跟隨去了。月娘與衆姊妹吃了一回。但見銀河清淺，珠斗爛斑，一輪團圓皎月，從東而出，照得院宇猶如白晝。婦人或有房中換衣者，或月下整妝者，或有燈前戴花者。惟有玉樓，金蓮，李瓶兒，三個并惠蓮，在廳前看經濟放花兒。李嬌兒，孫雪娥，西門大姐，都隨月娘後邊去也。金蓮便向二人說道：「他爹今日不在家，咱對大姐姐說，往街上走走去。」惠蓮在傍說道：

「娘們去，也攜帶我走走。」金蓮道：「你既要去，你就往後邊問聲你大娘去，和你二娘，看他去不去？俺們在這裏等着你。」那惠蓮連忙往後邊去了。玉樓道：「他不濟事，等我親自問他聲出去。」李瓶兒道：「我也往屋裏穿件衣裳去，回來冷，只怕夜深了。」金蓮道：「李大姐，你有披襖子，帶出件來我穿着，省得我往屋裏去走一遭。」那李瓶兒應諾去了。獨剩着金蓮一個，看着經濟放花兒。見無人走向經濟身上捏了一把，笑道：「姐夫原來只穿恁單薄衣裳，不害冷麼？不是大家兒子。」小鐵棍兒笑嘻嘻在跟前舞旋旋的，且拉着經濟問：「姐夫要砲燂放。」這經濟恐怕打攪了事，巴不得與了他兩個元宵砲燂，支的他外邊耍去了。于是和金蓮打牙犯嘴，嘲戲說道：「你老人家見我身上單薄，肯賞我一件衣裳兒穿也恁的？」金蓮道：「賊短命！得其慣便了。頭裏躡了我的腳兒，我不言語。如今大胆又來問我要衣服穿。我又不是你影射，何故把與你衣服穿？」經濟道：「你老人家不與也罷，如何扎筏子來誑我？」

婦人道：「賊短命，你是城樓子上雀兒，好耐驚耐怕的虫蟻兒。」正說着，見玉樓和惠蓮出來，向金蓮說道：「大娘因身上不方便，大姐不自在，故不去了。教娘們走走，早些來家。李嬌兒害腿疼，也不走。雪娥見大姐姐不走，恐怕他爹來家噴他，也不出門。」金蓮道：「都不去罷，只咱和李大姐三個去罷。等他爹來家，隨他罵去。再不把春梅小肉兒，和房裏玉筍，你房裏蘭香，李大姐房裏迎春，都帶了去。等他爹來家問，就教他答話。」小玉走來道：「俺奶奶也是不去，我也跟娘們走走。」玉樓道：「對你奶奶說了去，我前頭等着你。」良久，小玉問了月娘，笑嘻嘻出來。當下三個婦人，帶領着一簇男女。來安畫童兩個小廝，打着一對紗吊燈跟隨。女婿陳經濟跨着馬，擡放煙火花炮，與衆婦人瞧。宋惠蓮道：「姑夫你好歹略等等兒。娘們，攜帶我走走，我到屋裏搭搭頭就出來。」經濟道：「俺們如今就行。」惠蓮道：「你不等我，就是惱你一生。」於是走到屋裏換了一套綠閃紅緞子對衿衫兒，白挑線裙子。又用一方紅銷金汗巾子，搭着頭額，角上貼着飛金，三個香茶，并面花兒，金燈籠墜子，出來跟着衆人走。百媚兒月色之下，恍若仙娥。都是白綾襖兒，遍地金比甲，頭上珠翠堆滿，粉面朱唇。經濟與來興兒，左右一邊一個隨路，放慢吐蓮，金絲菊，一丈蘭，賽月明。出的大街市上，但見香塵不斷，遊人如蟻，花炮轟雷，燈光雜彩，蕭鼓聲喧，十分熱鬧。左右見一隊紗燈引導，一簇男女過來，皆披紅垂綠，以爲出於公侯之家，莫敢仰視，都躲路而行。那宋惠蓮一回叫：「姑夫你放過桶子花我瞧。」一回又道：「姑夫你放過元宵炮燂我聽。」一回又落了花翠拾花翠。一回又掉了鞋，扶着人且兜鞋。左來右來只和經濟嘲戲。

玉樓看不上，說了兩句：「如何只見你掉了鞋？」玉蕭道：「他怕地下泥，套着五娘鞋穿着哩。」玉樓道：「你叫他過來我瞧，真個穿着五娘的鞋？」金蓮道：「他作日間我討了一雙鞋，誰知成精的狗肉，他套着穿。」惠蓮於是撲起裙子來與玉樓看。看見他穿着兩雙紅鞋在脚上，用紗綠線帶兒扎着褲腿。一聲兒也不言語。須臾走過大街，到燈市裏。金蓮向玉樓道：「咱如今往獅子街李大姐房子裏走走去！」於是分付畫童來安兒打燈先行，迤邐往獅子街來。小廝先去打門，老馮已是歇下。房中有兩個人家買的丫頭，在炕上睡。慌的老馮連忙開了門，讓衆婦女進來。旋戳開爐子頓茶，挈着童往街上取酒。孟玉樓道：「老馮你且住，不要去打酒。俺們在家酒飯吃的飽飽來；你們有茶，倒兩甌子來吃罷。」金蓮道：「你既留人吃酒，先釘下菜兒纔好。」李瓶兒道：「媽媽子，一瓶兩瓶取了來，打水不渾的够誰吃？要取一兩盪兒來。」玉樓道：「他哄你，不消取，只看茶來罷。」那婆子方纔不動身。李瓶兒道：「媽媽子，怎的不往那邊去走走？端的不知你成日在家做些甚麼？」婆子道：「奶奶，你看丟下這兩個業障在屋裏，誰看他？」玉樓便問道：「兩個丫頭是誰家賣的？」婆子道：「一個是北邊人家房裏使女，十三歲，只要五兩銀子；一個是汪序班家出來的，家人媳婦，家人走了，主子把鬚髻打了，領出來賣，要十兩銀子。」玉樓道：「媽媽，我說與你，有一個人要，你賺他些銀子使。」婆子道：「三娘，果然是誰要？告我說！」玉樓道：「如今你二娘房裏，只元宵兒一個，不够使，還尋大些的丫頭使喚，你到把這大的賣與他罷。」因問：「這丫頭十幾歲？」婆子道：「他今年屬牛，十七歲了。」說着拿茶來。衆人吃了茶。那春梅，玉簪



并惠蓮都前後瞧了一遍，又到臨街樓上，推開窗子，瞧了一遍。陳經濟催逼說：「夜深了，看了快些回家去罷。」金蓮道：「怪短命！催的人手脚兒不停住，慌的是些甚麼？」於是叫下春梅衆人來方纔起身。馮媽媽送出門，李瓶兒因問：「平安往那裏去了？」婆子道：「今日這咱還沒來？教老身半夜三更，開門閉戶，等着他。」來安兒道：「今日平安兒跟了爹往應二爹家去了。」李瓶兒分付：「媽媽子，早些關了門，睡了罷。他多也是不來，省的誤了你的睡頭，明日早來宅裏伺候。你是石佛寺長老，請着你就張致了。」婆子道：「誰是老身主兒，老身敢張致？」李瓶兒道：「媽媽休得多言多語，明日早與你二娘送了頭來。」說畢，看着他關了大門，這一簇男女，方纔回家。走到家門首，只聽見住房子的韓回子老婆，韓嫂兒聲音。因他男子漢答應馬房內臣，他在家跟着人走百病兒去了，醉回來家，說：有人夜晚剗開他房門偷了狗，又不見了些東西，坐在當街上撒酒風罵人。衆婦人方纔立住了脚。金蓮使來安兒：「你去叫韓嫂兒，等俺們問他個端的。」不一時把韓嫂兒叫到當面：「你爲甚麼來？」韓嫂子不慌不忙，叉手向前拜了兩拜，說道：「三位娘在上，聽小媳婦從頭兒告訴，唱『耍孩子』爲證：『太平佳節元宵夜。』」云云，玉樓等衆人聽了，每人掏袖中些錢果子與他。叫來安兒：「你叫陳姐夫，送他進屋裏。」那陳經濟且顧和惠蓮兩個嘲戲，不肯擱他去。金蓮使來安兒，扶到他家中。分付教他：「明日早來宅內漿洗衣裳。我對你爹說，替你出氣。」那韓嫂兒，千恩萬謝，回家去。玉樓等剛走過門首來，只見賁四娘子，穿着紅襖玄色緞比甲，玉色裙，勒着銷金汗巾，在門首笑嘻嘻，向前道了萬福。說道：「三位娘，那裏

走了走？請不棄到寒家獻茶。」玉樓道：「方纔因小兒哭，俺站住問了他聲。承嫂子厚意，天晚了，不到罷。」賁四娘子道：「耶嚟，三位娘上門怪人家，就笑話俺小家人，茶也奉不出一杯兒來。」生死拉到屋裏。原來外邊供養觀音八難，并關聖賢，當門掛着雪花燈兒一盞。掀開門簾，他十四歲女兒長姐，在屋裏。桌上兩盞紗燈，設擺着春臺菓酌，與三人坐。連忙教他長姐過來，與三位娘磕頭遞茶。玉樓，金蓮，每人與了他兩枝花兒。李瓶兒袖中取了方汗巾，又是錢銀子，與他買瓜子兒磕。喜歡的賁四娘子，拜謝了又拜，款留不住。玉樓等起身。到大門首，小廝來興在門首迎接，金蓮就問：「你爹來家不會？」來興道：「爹未回家哩。」三個婦人還看着陳經濟在門首，放了兩筒一丈菊，和一筒大烟蘭，一個金盞銀臺兒，纔進後邊去了。西門慶直至四更來家。正是：

酸後不知天色暝，  
任他明月下西樓。

却說陳經濟因走百病兒，與金蓮等衆婦人嘲戲了一路兒，又和來旺媳婦宋惠蓮兩個言來語去，都有意了。次日早晨梳洗畢，也不到鋪子內，逕往後邊吳月娘房裏來。只見李嬌兒，金蓮，陪着吳大妗子坐的，放着炕桌兒纔擺茶吃。月娘便往佛堂中去燒香去了。這小夥兒向前作了揖，坐下。金蓮便說道：「陳姐夫你好人兒，昨日教你送送韓嫂嫂兒，你就不動。只當還教你小廝送去了，且和媳婦子打牙犯嘴，不知甚麼張致！等你大娘燒了香來，看我對他說不說？」經濟道：「你老人家還說哩，昨日險些兒子腰累癱瘍了哩。跟了你老人家走了一路兒，又到獅子街房裏回來，該多少里地？人辛苦走了，還教我送

韓回子老婆！教小廝送送也罷了。睡了多大回，就天亮了，今早還扒不起來。」正說着，吳月娘燒了香來，經濟作了揖。月娘便問：「昨日韓嫂兒爲甚麼撒酒風罵人？」經濟把「因走百病，被人剗開門，不見了狗，坐在當街哭喊罵人。今早他漢子來家，一頓好打的。這咱還沒起來哩！」金蓮道：「不是俺們回來，勸的他進去了；一時你爹來家，撞見甚麼樣子？」說畢，玉樓，李瓶兒，大姐，都到月娘房裏吃酒，經濟也陪着吃了茶。後次大姐同房，罵經濟：「不知死的囚根子！平白和來旺媳婦子打牙犯嘴，倘忽一時傳的爹知道了，淫婦便沒事，你死也沒處死。」幾句說經濟。那日西門慶在李瓶兒房裏宿歇，起來的遲，只見荆千戶，新陞一處兵馬都監，來拜西門慶，纔起來旋梳頭，包網巾，整衣出來，陪荆都監在廳上說話。一面使平安兒進來，後邊要茶。宋惠蓮，正和玉簫，小玉，在後邊院子裏搗子兒，賭打瓜子，頑成一塊。那小玉把玉簫騎在底下，笑罵道：「賊淫婦！輸了瓜子，不教我打。」因叫惠蓮：「你過來！」正頑着，只見平安走來叫：「玉簫姐，前邊荆老爹來，使我進來要緊哩。」那玉簫也不理他，且和小玉廝打頑耍，不理他。那平安兒，只顧催逼說：「人坐下來這一日了。」宋惠蓮道：「怪囚根子！爹要茶，問廚房裏上竈的要去，如何只在俺這裏纏？俺這後邊，只是預備爹娘房裏用的茶，不管你外邊的帳。」那平安兒走到廚房下，那日該來保妻惠祥。惠祥道：「怪囚！我這裏使着手做飯。你問後邊要兩鐘茶出去，就是了。巴巴來問我要茶！」平安道：「我到後頭來，後邊不打發茶，惠蓮嫂子說：該是那上灶的首尾。問那個要，他不管哩。」這惠祥便罵道：「賊潑婦，他認定了他是爹娘房裏人，俺天生是上灶

的來！我這裏又做大家夥裏飯，又替大娘子炒素菜，幾隻手，論起就倒倒茶兒去，也罷了。巴巴坐名兒來尋上灶的，上灶的是你叫的？悞了茶也罷，我偏不打發上去。」平安道：「荆老爹來坐了這一日，嫂子快些打發茶，我拿上去罷，遲了又惹爹罵！」當下這裏推那裏，那裏推這裏，就悞了半日。比及又等玉筍取茶菓，茶匙兒出來，平安兒拿出茶去。那荆都監坐的久了，再三要起身，被西門慶留住。嫌茶冷不好吃，喝罵平安來，另換茶上去吃了，荆都監纔起身去了。西門慶進來，問：「今日茶是誰頓的？」平安道：「是灶上頓的茶。」西門慶回到月娘上房，告訴月娘：「今日頓這樣茶去與人吃，你往廚下查，那個奴才老婆上灶採出來問他，打與他幾下。」小玉道：「今日該惠祥上灶哩。」慌的月娘說道：「這搥辣骨待死，越發頓恁樣茶上去了。」一面使小玉，叫將惠祥當院子跪着，問他要打多少？惠祥答道：「因把做飯，炒大娘子素菜，使着手，茶略冷了些。」被月娘數罵了一回，饒他起來。分付：「今後但凡你爹前邊人來，教玉筍和惠蓮後邊頓茶，灶上只管大家茶飯。」這惠祥在廚下忍氣不過，剛等的西門慶出去了，氣恨恨走來後邊，尋着惠蓮，指着大罵：「賊淫婦！趁了你的心了罷了。你天生的就是有時運的爹娘房裏人。俺們是上灶的老婆來，巴巴使小廝坐名，問上灶要茶；上灶的是你叫的？你我生米做成熟飯，你識我見的，促織不吃癩蝦蟆肉，都是一鐵土上人，你恆數不是爹的小老婆就罷了。是爹的小老婆，我也不怕你。」惠蓮道：「你好沒要緊，你頓的茶不好，爹嫌你，管我甚事？你如何走來拿人散氣？」惠祥聽了此言，越發惱了。罵道：「賊淫婦！你剛纔調唆打我幾棍兒好來，怎的不教打我？你在蔡家養

的漢，數不了，現這裏還弄鬼哩！」惠蓮道：「我養漢你看見來沒？有扯臊淡哩。嫂子，你也不什麼清淨姑姑兒。」那惠祥道：「我怎不是清淨姑姑兒？蹺起脚兒來，比你這淫婦好些兒。我不說你罷，漢子有一拿小米數兒。你在外邊那個不吃你嘲過。你說你背地幹的那營生兒，只說人不知道。你把娘們還放不到心上，何況以下的人？」惠蓮道：「我背地說甚麼來？怎的放不到心上？隨你壓我，我不怕你！」惠祥道：「有人與你做主兒，你可不怕哩！」兩個正拌嘴，被小玉兒請的月娘來，把兩個都喝開了：「賊臭肉們！不幹那營生去，都拌的是些甚麼？教你主子聽見，又是一場兒。頭裏不會打得成，等住回却打得成了。」惠蓮道：「若打我一下兒，我不把淫婦口裏腸掏了也不算，我破着這命，攢兌了你，也不差甚麼。咱大家都離了這門罷。」說着，往前去了。後次這宋惠蓮，越發猖狂起來。仗西門慶背地和他勾搭，把家中大小，都看不到眼裏。逐日與玉樓，金蓮，李瓶兒，西門大姐，春梅，在一處頑耍。那日馮媽媽，送了丫頭來，約十三歲，先到李瓶兒房裏看了，送到李嬌兒房裏。李嬌兒用五兩銀子買下，房中伏侍，不在話下。正是：

梅花恣逞春情性 不怕封夷號令嚴

有詩爲證：

外作禽荒內色荒， 連沾些子又何妨？

早晨跨得雕鞍去， 日暮歸來紅粉香。

畢竟未知後來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五回 雪娥透露蝶蜂情 來旺醉謗西門慶

名家臺柳綻羣芳，  
搖拽鞦韆鬥艷粧。

曉日暖添新錦綉，  
春風和蕩舊門牆。

玉砌蘭芽幾雙美，  
絳紗簾幙一枝良。

堪笑家糜養家禍，  
闔門自此壞綱常。

話說燈節已過，又早清明將至。西門慶有應伯爵，早來邀請，常時節先在花園內捲棚下擺飯，看見許多銀匠，在前打造生活，孫寡嘴作東，邀去郊外耍子去了。先是：吳月娘花園中扎了一架鞦韆。至是西門慶不在家，閑中率衆姊妹們遊戲一番，以消春晝之困。先是月娘與孟玉樓，打了一回下來，教李瓶兒和潘金蓮打。李嬌兒辭以身體沉重，打不的。却教李瓶兒和潘金蓮打。打了一回，玉樓便叫：「六姐過來，我和你兩打個立鞦韆，分付休要笑，看何如？」當下兩婦人，玉手挽定綵繩，將身立於畫板之上。月娘却教宋惠蓮在下相送。又是春梅。正是：

得多少紅粉面對紅粉面，  
玉酥肩並玉酥肩。

兩雙玉腕挽復挽，  
四隻金蓮顛倒顛。

那金蓮在上頭便笑成一塊。月娘道：「六姐，你在上頭笑不打緊，只怕一時滑倒，不是耍處。」說着，不

想那畫板滑，又是高底鞋，蹣不牢。只聽得滑浪一聲，把金蓮擦下來。早時扶住架子，不曾跌着，險些沒把玉樓也拖下來。月娘道：「我說，六姐笑的不好，只當跌下來。」因望李嬌兒衆人說道：「這打鞦韆最不該笑，笑多了有甚麼好？已定腿軟了，跌下來。也是我那咱在家做女兒時，隔壁周臺官家，有一座花園，花園中扎着一座鞦韆。也是三月佳節，一日他家周小姐，和俺一般三四個女孩兒，都打鞦韆耍子。也是這等笑的不了，把周小姐滑下來，騎在畫板上，把身上喜抓去了。落後嫁與人家，被人家說不是女兒，休逐來家。今後打鞦韆，先要忌笑。」金蓮道：「孟三兒不濟，等我和大姐打個立鞦韆。」月娘道：「你兩個仔細打。」却教玉春梅，右傍推送。纔待打時，只見陳經濟自外來，說道：「娘們在這裏打鞦韆哩？」月娘道：「姐夫來的正好，且來替你二位娘送送兒。丫頭們氣力少，送不的！」這經濟老和尚不撞鐘得不得一聲，於是潑步擦衣，向前說：「等我送二位娘。」先把潘金蓮裙子帶住，說道：「五娘站牢兒子送也。」那鞦韆飛在半空中，猶若飛仙相似。那李瓶兒，見鞦韆起去了，說的上面怪叫道：「不好了！姐夫你也來送我送兒。」慌的陳經濟說：「你老人家，到且急性，也等我慢慢的打發將來。這回子，這裏叫，那裏叫，把兒子癆病都使出來了，也沒些氣力使。」於是把李瓶兒裙子掀起，露着他大紅底衣。摳了一把，那李瓶兒道：「姐夫慢慢着些，我腿軟了。」經濟道：「你老人家，原來吃不得緊酒。先叫成一塊，把兒子頭也叫花了。」金蓮又說：「李大姐，把我裙子又兜住了。」兩個打到半中腰裏都下來了。却是春梅和西門大姐兩個打：「早時又沒站下，我來。」手挽綵繩，身子站的直展展，脚跳定下邊風



來一回。却教玉筍和惠蓮兩個打立鞦韆。這惠蓮也不用人推送，那鞦韆飛起在半天雲裏，然後抱地飛將下來，端的却是飛仙一般，甚可人愛。月娘看見，對玉樓李瓶兒說：「你看媳婦子，他倒會打。」正說着，被一陣風過來，把他裙子刮起，裏邊露見大紅潞紬褲兒，扎着臟頭紗綠褲腿兒，好五色納紗護膝，銀紅線帶兒。玉樓指與月娘瞧。月娘笑罵了一句：「賊成精的！」就罷了。

這裏月娘衆人打鞦韆不題。話分兩頭，却表來旺兒往杭州，織造蔡太師生辰衣服回，還押着許多馱垛箱籠船上，先走來家。到門首打了頭口，進入裏面，拂了塵灰，收卸了行李，到於後邊。只見雪娥，正在堂屋門首，作了揖。那雪娥滿面微笑。說道：「好呀！你來家了。路上風霜，多有辛苦。幾時沒見，吃得黑暈了。」來旺因問：「爹娘在那裏？」雪娥道：「你爹今日被應二衆人邀去，門外耍子去了。你大娘和大姐，都在花園中打鞦韆哩。」來旺兒道：「阿呀，打他則甚？鞦韆雖是北方戎戲，南方人不打他。婦女每到春三月，只鬥百草耍子。」雪娥便往廚下，倒了一盞茶與他吃。因問：「你吃飯不會吃？」來旺道：「我且不吃飯，見了娘往房裏洗洗臉着。」因問：「媳婦子，在灶上怎的不見？」那雪娥冷笑了一聲，說道：「你的媳婦兒，如今不是那時的媳婦兒了。好不大了，他們日日只跟着他娘們夥兒裏下棋，搨子兒抹牌頑耍。他肯在灶上做活哩？」正說着，小玉走到花園中，報與月娘說：「來旺兒來了。」只見月娘自前邊走來坐下。來旺兒向前磕了頭，立在傍邊。問了些路上往回的話，月娘賞了兩瓶子酒。吃一回，他媳婦宋惠蓮來到。月娘道：「也罷，你辛苦，且往房裏洗洗頭臉，歇宿歇宿去。等你爹來，好見你爹。」

回話。」「那來旺兒，便歸房裏。惠蓮先付鑰匙開了門兒。盥水與他洗臉攤塵，收進搭連去。說道：「賊黑囚！幾時沒見，便吃得這等肥肥的來家。」替他更換了衣裳，安排飯食與他吃。睡了一覺起來，已是日西時分。西門慶來家，來旺兒走到跟前參見，悉把杭州織造蔡太師生辰尺頭，并家中衣服，俱已完備，打成包裹，裝了四箱，搭在官船上來家，只少顧夫過稅。西門慶滿心歡喜，與了他趕腳銀兩，明日早裝載進城。收卸停當，交割數目。西門慶賞了他五兩，房中盤纏。又交他家中買辦東西。這來旺兒，私已帶了些人事，悄悄送了孫雪娥，兩方綾汗巾，兩雙裝花膝褲，四匣杭州粉，二十個胭脂。背地告訴來旺兒說：「自從你去了四個月光景，你媳婦怎的和西門慶勾搭；玉筍怎的做牽頭；從後子起，金蓮屋裏怎的做窩巢；先在山子底下，落後在屋裏打擻，成日明睡到夜，夜睡到明。與他的衣服首飾，花翠，銀錢，大包帶在身邊。使小廝在門首買東西。見一日也使二三錢銀子。」來旺道：「怪道箱子裏放着衣服首飾，我問着他，說娘與他的。」雪娥道：「那娘與他？到是爺與他的哩。」這來旺兒遂聽記在心。到晚夕，到後邊吃了幾鐘酒，歸到房中。常言：酒發頓腹之言，因開箱子中，看見一疋藍緞子，甚是花樣奇異，便問老婆：「是那裏的緞？誰人與你的？趁早實說。」老婆不知就裏，故意笑着回道：「怪賊囚！問怎的？此是後邊見我沒個襖兒，與了這疋緞子，放在箱中，沒工夫做。端的誰肯與我？」來旺兒罵道：「賊淫婦！還搗鬼來哄我，端的是那個與你的？」又問：「這些首飾，是那裏的？」婦人道：「呸！怪囚根子！那個沒個娘老子，就是石頭貉刺兒裏迸出來，也有個窩巢兒。棗胡兒生的，也有個仁兒。泥人

做下來的他也有靈性兒。靠着石頭養的，也有個根絆兒。爲人就沒個親戚六眷？此是我姨娘家借來的銀梳，是誰與我的？白眉赤眼，見鬼到，死囚根子！」被來旺兒一拳來，險不打了一交兒。賊淫婦，還說嘴哩。有人親着見你，和那沒人倫的豬狗有首尾，玉筍丫頭怎的牽頭，送緞子的，與你在前邊花園之內落後吊在潘家那淫婦屋裏。賊淫婦！你還來我手裏吊子曰兒。」那婦人便大哭起來，說道：「賊不逢好死的囚根子！你做甚麼來家打我？我幹壞了你甚麼事來？你恁是言不是語？丟塊磚瓦兒也要個下落。是那個嚼舌根的？沒空生有，枉口拔舌，調唆你來欺負老娘。老娘不是那沒根基的貨。教人就欺負死，也揀個乾淨地方。誰說我就不信。你問聲兒宋家的丫頭，若把脚略起兒，把宋字兒倒過來，我也還毗着嘴兒說人哩。賊淫婦王八！你來嚼說我。你這賊囚根子！得不的風兒就是雨兒，萬物也要個實纒好。人教你殺那個人，你就殺那個人。」幾句話兒，來旺兒不語言了。半日說道：「不是我打你，一時被那廝局騙了。」這正藍緞子，越發我和你說了罷，也是去年十一月裏，三娘生日，娘看見我身上：上穿着紫襖，下邊借了玉筍的裙子穿着。說道：「媳婦子怪刺刺的，甚麼樣子不好。」纒與了我這正緞，誰得閑做他那個是不知道，就纂我恁一偏舌頭。你錯認了老娘，老娘不是饒人的。明日我呪罵了樣兒與他聽，破着我一條性命，自恁尋不着主兒哩。」來旺兒道：「你既沒此事能，平白和人合甚麼氣？快些打鋪我睡。」這婦人一面把鋪伸下，說道：「怪倒路死的囚根子！昧了那黃湯，挺你那覺受福。平白惹老娘罵，你那臭臉彈子！」於是把來旺掠番在炕上面裏鼾睡如雷的了。

看官聽說，但凡世上養漢子的婆娘，饒他男子漢十八分精細，咬斷鐵的漢子，吃他幾句左話兒，右說的話，十個九個，都着了他道兒。正是東淨裏磚兒，又臭又硬。有詩爲證：

來氏偷情專主房，  
來旺乘醉詈婆娘。

雪娥暗泄蜂媒事，  
致使干戈肘掖傍。

這宋惠蓮窩盤住來旺兒，過了一宿。到次日到後邊問玉簫，誰人透露此事？終莫知其所由，只願海罵。雪娥不敢認犯。一日，禍便是這段起：月娘使小玉叫取雪娥，一地裏尋不着。走到來旺兒房門首，只見雪娥從來旺兒屋裏去來，只猜和他媳婦說話。不想走到廚下，惠蓮在裏面切肉。良久，西門慶陪着喬大戶說話，央及，楊州鹽商王四峯，被安撫使送監在獄中，許銀二千兩，央西門慶對蔡太師討人情釋放。剛打發大戶去了，西門慶家中叫來旺，來旺從他屋裏跑出來。正是：

雪隱鶯鶯飛始見，  
柳藏鸚鵡語方知。

以此都知雪娥與來旺兒有首尾。一日來旺兒吃醉了，和一般家人小廝，在前邊恨罵西門慶說：「怎的我不在家，耍了我老婆，使玉簫丫頭，拿一疋藍緞子，別房裏唆他，把他吊在花園裏姦耍。後來怎的停眠整宿，潘金蓮怎做窩主。由他只休要撞到我手裏，我教他白刀子進去，紅刀子出來。好不好把潘家那淫婦，也殺了，我也只是個死。你看，我說出來，做的出來。潘家那淫婦，想着他在家擺死了他頭漢子武大，他小叔武松因來告狀，多虧了誰替他上東京打點，把武松墊發充軍去了。今日兩腳踏住平川路，

落得他受用。還挑撥我的老婆養漢。我的仇恨，與他結的有天來大。常言道：一不做二不休，到跟前再說話。破着一命副，便把天子打。」這來旺兒自知路上說話，不知草裏有人。不想被同行家人，來興兒聽見。這來興兒本姓甘，因在甘州生養的，西門慶父親西門達，往甘州販絨去，帶了來家使喚，改名叫做甘來興兒。至是十二三年光景，娶妻生子。西門慶常叫他在家中買辦食用賺錢。近日因與來旺媳婦宋氏勾搭，把買辦奪了，却教來旺兒管領。這來興兒就與來旺不睦，兩個有殺人之仇。聽見發此言語，有個不懷仇忌恨的？於是走來潘金蓮房裏，告訴與金蓮。金蓮正和孟玉樓一處坐的，只見來興兒掀簾子進來。金蓮便問來興兒：「你來有甚事？你爹今日往誰家吃酒去了？」來興道：「今日俺爹和應二爹往門外送殯去了。適有一件事，告訴老人家，只放在心裏，休說是小的來說。」金蓮道：「你有甚事，只顧說，不防事。」來興兒道：「別無甚事，耐來旺兒，昨日不知那裏吃的稀醉了，在前邊大呌小喝，指豬罵狗，罵了一日。又邏着小的廝打，小的走開一邊不理。他對着家中大小，又罵爹和五娘。」潘金蓮就問：「賊囚根子！罵我怎的？」來興說：「小的不敢說。」三娘在這裏，也不是別人。」那廝說：「爹怎的打發他不在家，耍了他的老婆，使玉簪怎的送了一疋緞子，到他房裏。又是證見，說：五娘怎的做窩主，賺他老婆在房裏，和爹兩個，明睡到夜，夜睡到明，他打下刀子，要殺爹和五娘。白刀子進去，紅刀子出來。又說五娘那咱在家毒藥擺殺了親夫，多虧了他上東京去打點，救了五娘一命。說五娘如今恩將仇報，挑撥他老婆養漢。小的穿青衣抱黑柱，不先來告五娘說聲，早晚休吃那廝暗算！」玉樓聽了，如隄

在冷水盆內一般，先吃一驚。這金蓮不聽見便罷；聽了此言，粉面通紅，銀牙咬碎。罵道：「這犯死的奴才！我與他往日無冤，近日無仇。他主子耍了他的老婆，他怎的纏我？我若教這奴才在西門慶家，永不算老婆。怎的我虧他救活了性命？」因分付來興兒：「你且去，等你爹來家問你時，你也只照恁般說。」來興兒說：「五娘說那裏話，小的又不賴，他有一句說一句。隨爹怎的問也只是這等說。」說畢，來興兒往前邊去了。玉樓便問金蓮：「真個他爹和這媳婦可有？」金蓮道：「你問那沒廉恥的貨，甚的好老婆，也不枉了教奴才這般挾制了。在人家使過了的，九烹十八火的主子的奴才淫婦，當初在蔡通判家房裏，和大婆作弊，養漢，壞了事，纔打發出來，嫁了廚子蔣聰。見過一個漢子，他怎的不可舞手，有一拿小米數兒，甚麼事兒不知道？賊強人瞞神兒詭鬼，使玉簫送緞子兒與他，做襖兒穿。我看他胆子敢穿出來，算他好老婆。也是一冬裏，我要告訴你沒告訴你。那一日大姐姐往喬大戶家吃酒不在，咱們都不在前邊下棋？只見丫頭說：他爹來家，咱們不散了？落後我走到後邊儀門首，見小玉立在穿廊下。我問他，小玉望着我搖手兒。我剛走到花園前，只見玉簫那狗肉，在角門首站立，原來替他兩個觀風。我還不知，徑往花園裏走。玉簫攔着我不教我進去，說爹在裏面。教我罵了兩句：賊狗肉，我從新又怕起你爹來了？我到疑影和他有些甚麼查子帳？不想走到裏面，他和媳婦子，在山洞裏幹營生。他老婆見我進去，把臉飛紅的走出來了。他爹見了我訕訕的，吃我罵了兩句沒廉恥。落後，媳婦子走到屋裏打旋磨跪着我，教我休對他娘說。落後，正月裏，他爹要把淫婦安托在我屋裏過一夜兒，吃我和春梅折了幾句。

幾時他傍容再個影兒賊萬殺的奴才！沒的把我扯在裏頭，說我招惹他，好嬌態的奴才淫婦！我肯容他在那屋裏頭弄碎兒。就是我罷了，俺春梅那小肉兒，他也不肯容他。」玉樓道：「嗔道賊臭肉！在那里坐着，見了俺們意意似似的，待起不起的。誰知原來背地有這本帳。論起來，他爹也不該要他，那裏尋不出老婆來？教奴才在外邊猖揚，甚麼樣子？傳出去了醜聽！」金蓮道：「左右的皮靴兒沒番正。你要奴才老婆，奴才暗地裏偷你的小娘子，彼此換着做賊。小婦奴才，干也嘴頭子嚼說人，萬也嚼說，今日打了嘴，也說不的。」玉樓向金蓮道：「這莊事咱對他爹說好，不對他爹說好？大姐姐又不管。倘忽那廝真個安心，咱們不言語他，爹又不知道，一時遭了他手怎了？正是：有心算無心，不備怎隄備？六姐你還該說說。正是爲鹽扭棍傷了紫荊樹。」金蓮道：「我若饒了這奴才，除非是他就養下我來。」正是：平生不作皺眉事，世上應無切齒人。有詩爲證：

來旺無端醉冒主，甘興懷恨架風波。

金蓮聽畢真情話，咬碎銀牙怒氣多。

西門慶至晚來家，只見金蓮在房中，雲鬢不整，睡搵香腮，哭的眼壞壞的。問其所以，遂把來旺兒酒醉發言，要殺主之事訴說一遍：「見有來興兒，某日親自聽見他罵你。說此言語，思想起來，你背地圖要他老婆，他便背地要你家小娘子。你的皮靴兒沒番正，那廝殺你，便該當，與他何干？連我一例也要殺。趁早不爲之計，夜頭早晚，人無後眼，只怕暗遭他毒手。」西門慶因問：「誰和那廝有首尾？」金蓮

道：「你休來問我，只問那上房小玉便知了。」又說：「這奴才，欺負我不是一遭兒了，說我當初怎的用藥，擺殺漢子。你娶了我來，虧他尋人情搭救出我性命來。在外邊對人揚條，早是奴沒生下兒，長下女；若是生下兒長下女，教賊奴才揚條着好聽。敢說你家娘，當初在家不得地時，也虧你尋人情，救了他性命。恁說在你臉上，也無光了。你便沒羞，我都成不的，要這命做甚麼？」這西門慶聽了婦人之言，走到前邊，叫將來與兒無人處，問他始末緣由。這小廝一五一十，說了一遍。走到後邊，問了小玉口詞，與金蓮頭說無差。委的某日，親眼看見雪娥從他來旺兒屋裏出來，他媳婦兒不在屋裏。委的有此事。這西門慶心中大怒，把孫雪娥打了一頓，被月娘再三勸了，拘了他頭面衣服，只教他伴着家人媳婦上灶，不許他見人。

此事表過不題。這西門慶在後邊，因使玉筍，叫了宋惠蓮，背地親自問他。這老婆便道：「阿呀，爹你老人家沒的說，他可是沒有這個話，我就替他賭了大誓。他便吃兩鍾酒，敢恁七個頭八個胆，背地裏罵爹？又吃紂王水土，又說紂王無道，他靠那裏過日子？爹你不要聽人言語。我且問爹，聽見誰說這個話來？」那西門慶被老婆一席話兒，閉口無言。問的急了，說：「是來興兒告訴我說來。他每日吃醉了，在外風裏言，風裏語罵我。」惠蓮道：「來興兒因爹叫俺這一個買辦，說俺們奪了他的，不得賺些錢使，挾下這仇恨兒，平空做作出來，拿這血口噴他，爹就信了他。他有這個欺心的事，我也不饒他。爹你依我，不要教他在家裏，在家裏和他合氣。與他幾兩銀子本錢，教他信信脫脫，遠離他鄉做買賣去。休要



放他在家裏，曠了他身子。自古道：飽暖生閑事，飢寒發盜心。他怎麼不胡生事兒？這裏無人，他出去了，早晚爹和我，說句話兒，也方便些。」西門慶聽了，滿心歡喜，說道：「我的兒！說的是，我有心叫他早上東京，與蔡太師押送生辰擔，他又纔從杭州回來家，不好又使他的；叫來保去罷。既你這說，我明日打發他去便了。回來時我教他領一千兩銀子，同主管往杭州販買紬絹絲線，做買賣，你意下如何？」老婆心中大喜，說道：「爹若這等纔好。休放他在家裏，使的他馬不停蹄纔好。」正說着，西門慶見無人，就攙他過來親嘴。婦人道：「爹你許我編髮髻，怎的還不替我編？恁時候不戴，到幾時戴？只教我成日戴這頭髮亮子兒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不打緊，到明日將八兩銀子，往銀匠家，替你拔絲去。」西門慶又道：「怕你大娘問，怎生回答？」老婆道：「不打緊，我自有話打發他。只說問我姨娘家，借來戴戴。怕怎的？」當下二人說了一回話，各自分散了。

到了次日，西門慶在廳上坐着，叫過來旺兒來：「你收拾衣服行李，趕後日三月二十八日起身，往東京押送蔡太師生辰担去。回來我還打發你杭州做買賣去。」這來旺兒，心中大喜，應諾下來，回房收拾行李，在外買人事。來興兒打聽得知，就來報告金蓮知道。金蓮打聽西門慶在花園捲棚內。走到那裏不見西門慶。只見陳經濟那裏封蟒衣尺頭。先是叫銀匠在家，打造了一付四陽捧壽銀人，都是高一尺有餘，甚是奇巧。又是兩把金壽字壺，兩副玉桃杯，兩套杭州織造，大紅五彩羅緞紵絲蟒衣。只少兩疋，玄色焦布，和大紅紗蟒衣。一地裏拿銀子，尋不出來。李瓶兒道：「我那邊樓上，還有幾件沒裁的蟒，等

我瞧去。」不一時西門慶，與他同往上樓去尋，揀出四件來：兩件大紅紗，兩疋玄色焦布，俱是金織邊五彩蟒衣，比杭州織來的，花樣身分更強十倍。把西門慶喜歡要不的。正在捲棚內，教陳經濟封尺頭。金蓮便問：「你爹在那裏，你封的是甚麼？」經濟道：「爹剛纔在這裏來，往六娘那邊樓上去。我封的是往東京蔡太師生辰担的尺頭。」金蓮道：「打發誰去？」經濟道：「我聽見昨日爹分付來旺兒去，敢打發來旺兒去！」這金蓮纔待下臺基，往花園那條路上走，正撞見西門慶，叫到屋裏，問他明日打發誰往東京去？西門慶道：「來旺兒和吳主管二人，還有鹽客王四峯；一千幹事的銀兩，以此多着兩個去。」婦人道：「隨你心下，我說的話兒你不依，到聽那奴才淫婦一面兒言！他隨問怎的，只護他的漢子。那奴才有話在先，不是一日兒了。左右破着把老婆丟與你。坑了你這頭子，拐的往那頭裏，停停脫脫去了。看哥哥兩眼兒哩，你的白丟了，罷了。難爲人家一千兩銀子，不怕你不賠他。我說在你心裏，隨你隨你。老婆無故，只是爲你。這奴才發言不是一日了，不會你貪他這老婆，你留他在家裏不好，你就打發他出去做買賣也不好。你留他在家裏，早晚沒這些眼防範他，你打發他外邊去，他使了你本錢，頭一件你先說不的他。你若耍他這奴才老婆，不如先把奴才打發他離門離戶。常言道：剪草不除根，萌芽依舊生；剪草若除根，萌芽再不生。就是你也不耽心，老婆他也死心塌地。」一席話兒說的西門慶如醉方醒。正是：數語撥開君子路，片言提醒夢中人。

畢竟未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六回 來旺兒遞解徐州 宋蕙蓮含羞自縊

閑居慎句說無妨， 纔說無妨便有方；

爭先徑路機關惡， 近後語言滋味長。

爽口物多終作疾， 快心事過必爲殃；

與其病後能求藥， 不若病前能自防。

話說西門慶聽了金蓮之言，變了卦兒。到次日那來旺兒，收拾行李伺候，裝馱塚起身上東京。等到日中，還不見動靜。只見西門慶出來，叫來旺兒到跟前；說道：「我夜間想來，你纔打杭州來家，多少時兒，又教你往東京去，忒辛苦了。不如叫來保替你去了罷了。你且在家歇息幾日。我到明日家門首生意，尋一個與你做罷。」自古物定主財，貨隨客便。那來旺兒那裏敢說甚麼的，只得應諾下來。西門慶就把生辰担，并細軟銀兩，馱塚書信，交付與來保和吳主管，五月二十八日，起身，往東京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這來旺兒回到房中，把押担生辰不要他去，教來保去了一節，心中大怒。吃酒醉倒房中，口中胡說，怒起宋蕙蓮來，要殺西門慶。被宋蕙蓮罵了他幾句：「你咬人的狗兒，不露齒，是言不是語，牆有縫，壁有耳。嚇了那黃湯，挺他兩覺。」打發他上床睡了。到次日，走到後邊，串作玉簪房裏，請出西門慶。兩個在廚房後牆底下，僻靜處說話。玉簪在後門首替他觀風。老婆甚是埋怨西門慶，說道：「爹你

是個人。你原說教他去，怎麼轉了靶子，又教別人去？你乾淨是個毬子心腸，滾下滾上，燈草拐棒兒，原挂不定。把你到明日蓋個廟兒，立起個旗杆來，就是個謊神爺。你謊乾淨順屁股喇喇，我再不信你說話了。我那等和你說了一場，就沒些情分兒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到不是此說，我不是也教他去，恐怕他東京蔡太師府中不熟，所以教來保去了。留下他家門首，尋個買賣與他做罷。」婦人道：「你對我說，尋個甚麼買賣與他做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教他搭個主管，在家門首開酒店。」婦人聽言，滿心歡喜。走到屋裏，一五一十對來旺兒說了，單等西門慶示下。

一日，西門慶在前廳坐下，着人叫來旺兒近前，桌上放下六包銀兩，說道：「孩兒，你一向杭州來家辛苦，要不得教你往東京去了，恐怕你蔡府中不十分熟些，所以教來保同吳主管去了。今日這六包銀子三百兩，你拿去搭上個主管，在家門首開個酒店，月間尋些利息孝順我，也是好處。」那來旺連忙扒在地下磕頭，領了六包銀兩，回到房中，告與老婆說：「他到過醮來了，拿買賣來窩盤我。今日與了我這三百兩銀子，教我搭主管，開酒店做買賣。」老婆道：「怪賊黑囚！你還瞞老娘說，一鍬就掘了井，也等慢慢來，如何今日也做上買賣了。你安分守己，休再吃了酒，口裏六說白道。」來旺兒叫老婆：「把銀兩收在箱中，我在街上尋夥計去也。」於是走到街上尋主管。尋到天晚，主管也不成。又吃的大醉來家，老婆打發他睡了。也是合當有事，剛睡下沒多大回，約一更多天氣，人纔初靜時分。只聽得後邊一片聲，叫趕賊。老婆忙推睡醒，來旺兒酒還未醒，楞楞睜睜，扒起來，就去取床前防身梢棒要往後

邊趕賊，婦人道：「夜晚了須看個動靜，你不可輕易就進去。」來旺兒道：「養軍千日，用在一時，豈可聽見家有賊，怎不行趕。」於是拖着梢棒大扠走入儀門裏面。只見玉筍在廳堂臺上站立，大叫：「一個賊往花園中去了。」這來旺兒徑往花園中趕來。趕到廂房中角門首，不防黑影拋出一條橈子來，把來旺兒絆倒了一交。只見侗唳了一聲，一把刀子落地。左右閃過四五個小廝，大叫：「捉賊」，一齊向前，把來旺兒一把捉住了，來旺兒道：「我是來旺兒，進來趕賊。如何顛倒把我拿住了？」衆人不由分說，一步兩棍，打倒廳上。只見大廳上燈燭熒煌，西門慶坐在上面。卽叫：「拿上來。」來旺兒跪在地下說道：「小的聽見有賊，進來捉賊。如何到把小的拿住了？」那來興兒就把刀子放在面前，與西門慶看。西門慶大怒罵道：「衆生好度人難度。這廝真個殺人賊。我到看你杭州來家，教你領三百兩銀子做買賣，如何夤夜進內來要殺我？不然拿這刀子做甚麼？取過來我燈下觀看。」是一把背厚刃薄札尖刀，鋒霜般快，看見越怒。喝令左右與我押到他房中，取我那三百銀子來。衆小廝隨即押到房中，惠蓮見了，放聲大哭，說道：「他去後邊捉賊，如何拿他做賊？」向來旺道：「我教你休去，你不聽，只當暗中了人的拖刀之計。」一面開箱子，取出六句銀兩來，拿到廳上。西門慶燈下打開觀看，內中止有一包銀兩，餘者都是錫鉛定子。西門慶大怒。因問：「如何抵換了？我的銀兩往那裏去了？趁早實說。」那來旺兒哭道：「爹擡舉小的做買賣，小的怎敢欺心抵換銀兩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你打下刀子，還要殺我；刀子現在，還要支吾甚麼？」因把甘來興兒，叫到面前跪下執證，說：「你從某日，沒曾在外對衆發言要殺爹？嗔爹不與你

買賣做。」這來旺兒，只是嘆氣張眉，口兒合不的要。西門慶道：「既賊證刀杖明白，叫小廝與我拴鎖在門房內，明日寫狀子送到提刑所去。」只見宋惠蓮雲鬢鬆鬆，衣裙不整，走來廳上，向西門慶不當不正跪下，說道：「爹，此是你幹的營生！他好意進來捉賊，把他當賊拿了。你的六包銀子，我收着原封兒不動，平白怎的抵換了？恁活埋人，也要天理！他爲甚麼？你只因他甚麼？打與他一頓。如今拉刺刺着送他那裏去？」西門慶見了他，回嗔作喜道：「媳婦兒不關你事，你起來。他無理胆大，不是一日。見藏着刀子，要殺我，你不得知道。你自安心，沒你之事。」因令來安兒小廝：「好速攙扶你嫂子回房去，休要慌嚇他。」那惠蓮只顧跪着不起來。說：「爹好狠心處！你不看僧面看佛面，我恁說着，你就不依兒。他雖故他吃酒，並無此事。」纏的西門慶急了，教來安兒攙他起來，勸他回房去了。

到天明，西門慶寫了柬帖，叫來興兒做證見，揣着狀子，押着來旺兒，往提刑院去，說某日酒醉持刀，夤夜殺害家主，又抵換銀兩等情。纔待出門，只見吳月娘輕移蓮步，走到前廳，向西門慶再三將言勸解，說道：「奴才無禮，家中處分他便了。好要拉刺刺出去，驚官動府做甚麼？」西門慶聽言，圓睜二目喝道：「你婦人家不曉道理，奴才安心要殺我，你到還教饒了他罷？」于是不聽月娘之言，喝令左右把來旺兒押送提刑院去了。月娘當下羞赧而退。回到後邊，向玉樓衆人說道：「如今這屋裏，亂世爲王，九條尾狐狸精出世。不知聽信了甚麼人言語，平白把小廝弄出去了。你就賴他做賊，萬物也要個着實纔好。拿紙棺材糊人，成個道理？恁沒道理昏君行貨！」宋惠蓮跪在當面哭泣。月娘道：「孩兒你起

來，不消哭。你漢子恆是問不的他死罪，打死了人還有消繳的日子兒，賊強人他吃了迷魂湯了。俺們說話不中聽，老婆當軍充數兒罷了。」玉樓向惠蓮道：「你爹正在個氣頭上，待後慢慢的俺們再勸他。你安心回房去罷。」按下這裏不題。

單表來旺兒押到提刑院，西門慶先差玳安，下了一百石白米，與夏提刑賀千戶。二人受了禮物，然後坐廳。來興兒遞上呈狀，看了一遍，已知來旺先因領銀做買賣，見財起意，抵換銀兩。恐家主查算，夤夜持刀突入後廳，謀殺家主等情。心中大怒，把來旺叫到當廳，審問這件事。這來旺兒告道：「望天官爺查情，容小的說，小的便說；不容小的說，小的不敢說。」夏提刑道：「你這厮見獲贓證明白，勿得推調，從實與我說來，免我動刑。」來旺兒悉把西門慶，初時令某人將藍緞子，怎的調戲他媳婦兒宋氏成姦，如今故入此罪，要墊害圖霸妻子一節，訴說一遍。夏提刑大喝了一聲，令左右打嘴巴。說：「你這奴才欺心背主。你這媳婦也是你家主娶的，配與你爲妻。又托資本與你做買賣，你不思報本，還生事倚醉，夤夜突入臥房，持刀殺害。滿天下人都像你這奴才，也不敢使人了。」來旺兒口還叫冤屈，被夏提刑叫過甘來興兒過來面前執證。那來旺兒有口也說不得了。正是：

會施天上計，  
難免目前災。

夏提刑即令左右選大夾棍上來，把來旺兒夾了一夾，打了二十大棍，打的皮開肉綻，鮮血淋漓。分付獄卒，帶下去收監。來興兒，玳安兒來家，回覆了西門慶話。西門慶滿心歡喜。分付家中小厮：「鋪蓋

飯食，一般都不與他送進去，但打了休要來家對你嫂子說。只說：「衙門中一下兒也沒來找他，監着日他放出來。」衆小厮應諾道：「小的們知道了。」

這宋惠蓮自從拿了來旺兒去後，頭也不梳，臉也不洗，黃着臉兒，裙腰不整，倒靸了鞋，只是關閉房門哭泣，茶飯不吃。西門慶慌了，使了玉筍，并賁四娘子兒，再三進房勸解他，說道：「你放心，爹因他吃酒狂言，監他幾日，耐他性兒，不久也放他出來。」惠蓮不信，使小厮來安兒，送飯進監去。回來問他，也是這般說：「哥見官一下兒也沒打，一兩日來家，教嫂子在家安心。」這惠蓮聽了此言，方纔不哭了。每日淡掃蛾眉，薄施脂粉，出來走跳。西門慶要便來回打房門首走。老婆在簾下叫道：「房裏無人，爹進來坐坐不是？」西門慶抽身進入房裏，與老婆做一處說話。西門慶哄他說道：「我兒你放心！我看你面上，寫了帖兒對官府說，也不會打他一下兒，監他幾日，耐他性兒。一兩日還放他出來，還叫他做買賣。」婦人摟抱着西門慶脖子，說道：「我的親達達，你好歹看奴之面，奈何他兩日，放他出來。隨你教他做買賣，不教他做買賣也罷。這一出來，我教他把酒斷了。隨你去近到遠，使他往那去，他不敢不去。再不，你若嫌不自便，替他尋上個老婆，他也罷了。我常遠不是他的人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的心肝，你話是了。我明日買了對過喬家房，收拾三間房子與你住，搬了那裏去，咱兩個自在頑耍。」老婆道：「着來親親，隨你張主便了。」說畢，兩個閉了門首。婦人將身帶所佩的，白銀條紗挑線四條穗子的香袋兒，裏面裝着松柏兒，挑着冬夏長青，玫瑰花蕊，并跋趾排草，挑着嬌香美愛八個字。



把西門慶令轉了喜的心中要不得，恨不的與他誓共死生不能遽捨。向袖中又掏了一二兩銀子，與他買菓子吃，房中盤纏。再三安撫他：「不消憂慮，只怕憂慮壞了你。我明日寫帖子，對夏大人說：就放他出來。」說了一回，西門慶恐有人來，連忙出去了。這婦人對了西門慶此話，到後邊對衆丫鬢媳婦，詞色之間，未免輕露。孟玉樓早已知道，轉來告潘金蓮，說：他爹怎的早晚要放來旺兒出來，另替他娶一個。怎的要買對門喬家房子，把媳婦子吊到那裏去，與他三間房住，又買個丫頭扶侍他，與他編銀絲髮髻，打頭面，一五一十說了一遍，就和你我等輩一般，甚麼張致？大姐姐也就不管管兒。潘金蓮不聽便罷，聽了忿氣滿懷無處着，雙腮紅上更添紅。說道：「真個由他，我就不信了。今日與你說的話，我若教賊奴才淫婦，與西門慶做了第七個老婆，我不是喇嘴說，就把潘字吊過來哩。」玉樓道：「漢子沒正條，大的又不管，咱們能走不能飛，到的那些兒？」金蓮道：「你也志不長俊，要這命做甚麼？活一百歲殺肉吃，他若不依我，拚着這命，擯兌在他手裏，也不差甚麼。」玉樓笑道：「我是小胆兒，不敢惹他，看你有本事和他纏。」話休絮煩。到晚西門慶在花園中，翡翠軒書房裏坐的，要教陳經濟來帖子，往夏提刑處說：要放來旺兒出來。被金蓮驀地奔到跟前，搭伏着書桌兒，問：「你教陳姐夫寫甚麼帖子？送與誰家去？」西門慶不能隱諱，把來旺兒責打與他幾下，放他出來罷，一節告訴一遍。婦人止住小廝：「且不要叫陳姐夫來。」坐在傍邊，因說道：「你空耽着漢子的名兒，原來是個隨風倒舵，順水推船的行貨子。我那等對你說的話兒你不依，倒聽那賊奴才淫婦話兒。隨你怎的逐日沙糖拌蜜與他吃。他還只疼他的漢

子。依你如今，把那奴才放出來，你也不好要他這老婆的了。教他奴才好藉口，你放在家裏不葷不素，當做甚麼人兒看成？待要把他做你小老婆，奴才又見在。待要說是奴才老婆，你見把他逞的恁沒張置的，在人跟前上頭上臉，有些樣兒。就算另替那奴才娶一個着，你要了他這老婆，往後倘忽你兩個坐在一答裏，那奴才或走來跟前回話，做甚麼見了有個不氣的？老婆見了他站起來是，不站起來是？先不先只這個就不雅相。傳出去休說六隣親戚笑說，只家中大小把你也着在意裏。正是上梁不正下梁歪。你既娶幹這營生，誓做了泥鰍怕污了眼睛。不如一狠二狠把奴才結果了，你就摟着他老婆也放心。」幾句又把西門慶又念翻了，把帖子寫就了，送與提刑院，教夏提刑限三日提出來受一頓，拷譏拶打的通不像模樣。提刑兩位官府，并上下觀察緝捕排軍，監獄中枷鎖上下，都受了西門慶財物。只要重不要輕。內中有一當案的孔目陰先生，名喚陰隲，乃山西孝義縣人，極是個仁慈正直之士，因是提刑官吏，上下受了西門慶賄賂，要陷害此人圖謀他妻子，故入他奴婢圖財，持刀謀殺家長的重罪。也要天理，做官的養兒養女也要往上長，再三不肯做文書送問。與提刑官抵面相講；况兩位提刑官，上下都被西門慶買通了，以此掣肘難行。又况來旺兒監中無錢，受其凌逼。多虧陰先生憫念他，負屈啣冤是個沒底人。反替他分付監中獄卒，凡事鬆寬看顧他。延挨了幾日，人情兩盡，只把常廳責了他四十，論個遞解原籍徐州爲民。當查原贓花費十七兩，鉛錫五包，責令西門慶家人來興兒領回，差人寫了個帖子，回覆了西門慶。隨教即日押發起身。這裏提刑官常廳押了一道公文，差兩個公人把來旺兒取出來，已是打的稀爛，

旋釘了扭，上了封皮，限卽日起程，逕往徐州管下交割。可憐這來旺兒，在監中監了半月光景，沒錢使用，弄的身體狼狽，衣服藍縷，沒處投奔。哀告兩個公人，哭泣不一，說：「兩位哥在上，我打了一場屈官司，身上分文沒有，寸布皆無，要湊些脚步錢與二位，無處所湊。望你可憐見押我到我家主家處，有我的媳婦兒，并衣服箱籠，討出來變賣了，致謝二位，并路途盤費，也討得一步鬆寬。」那兩個公人道：「你好不知道理！你家主西門慶，既要擺佈了一場，他又肯發出媳婦，并箱籠與你？還有甚親故？俺們看陰師父分上，瞞上不瞞下，領你到那裏，胡亂討些錢米，够你路上盤費便了。誰指望你甚脚步錢兒？」來旺道：「二位哥哥，你只可憐引我先到我家主門首，我央浼兩三位親鄰，替我美言討討兒，無多有少。」兩個公人道：「也罷！我們押你到他門首。」這來旺兒先到應伯爵門首，伯爵推不在家。又央了左隣賈仁清伊面慈二人來西門慶家替來旺兒說念，討媳婦箱籠。西門慶也不出來，使出五六個小廝，一頓棍打出來，不許在門首纏繞，把賈伊二人羞的要不的。他媳婦兒宋惠蓮在屋裏瞞的鐵桶相似，並不知一字。西門慶分付那個小廝，走漏消息，決打二十板。兩個公人又押到丈人家，賣棺材的宋仁家。來旺兒如此這般，對宋仁哭訴其事，打發了他一兩銀子與那兩個公人一吊銅錢，一斗米路上盤纏，哭哭啼啼，從四月初旬離了清河縣，往徐州大道而來。這來旺兒，又是那棒瘡發了，身邊盤纏缺乏，甚是苦惱。正是：若得苟全癡性命，也甘飢餓過平生，有詩爲證：

當案推詳秉至公，  
來旺遭陷出牢籠。

今朝遞解徐州去，病草凄凄遇暖風。

不說來旺兒遞解徐州去了。且說宋惠蓮在家，每日只盼他出來。小廝一般的替他送飯，到外邊衆人都吃了，轉回來惠蓮問着他。只說：「哥吃了，監中無事，若不是也放出來了，連日提刑老爹沒來衙門中間風裡事，也只在二三日來家。」西門慶又哄他說：「我差人說了，不久即出。」婦人以爲信實，一日風裏言語，聞得人說：來旺兒押出來在門首討衣箱，不知怎的去了。這婦人幾次問衆小廝們都不說。忽見錢安兒跟了西門慶馬來家，叫住問他：「你旺哥在監中好麼，幾時出來？」錢安道：「嫂子，我告诉你知了罷，俺哥這早晚到流沙河了。」惠蓮問其故，這錢安干不合萬不合，如此這般：「打了四十板，遞解原籍徐州家去了，只放你心裏，休題我告訴你說。」這婦人不聽萬事皆休，聽了此言是實，關閉了房門放聲大哭道：「我的人際！你在他家幹壞了甚麼事來？被人紙棺材暗算計了你。你做奴才一場，好衣服沒曾掙下一件在屋裏，今日只當把你遠離他鄉，算的去了，坑得奴好苦也！你在路上死活未知，存亡未保，我如今合在缸底下一般，怎的曉得？」哭了一回，取一條長手巾，拴在臥房門簾上，懸梁自縊。不想來昭妻一丈青，住房正與他相連，說後來聽見他屋裏哭了一回，不見動靜，半日只聽喘息之聲。扣房門叫他不應，慌了手脚，教小廝平安兒，撬開窗戶，拴進去，見婦人穿着隨身衣服，在門樅上正吊得好。一面解救下來，開了房門，取姜湯擦灌。須臾攘的後邊知道。吳月娘率李嬌兒，孟玉樓，西門大姐，李瓶兒，玉簫，小玉都來看視。見賁四娘子兒也來瞧。一丈青攙扶他坐在地下，只顧哽咽，白哭不出聲來。月娘

叫着，只是低着頭，口吐涎痰不答應。月娘便道：「原來是個傻孩子，你有話只顧說便好，如何尋這條路起來？」因問一丈青：「灌些爛湯，與他不曾？」一丈青道：「纔灌了些姜湯吃了。」月娘令玉筍，扶着他親叫道：「惠蓮孩兒，你有甚麼心事，越發老實叫上幾聲不妨事。」問了半日，那婦人哽咽了一回，大放聲，排手拍掌哭起來。月娘叫玉筍，扶他上炕，他不肯上炕。月娘衆人勸了半日，回後邊去了，止有賁四嫂同玉筍相伴在屋裏，只見西門慶掀簾子進來，也看見他坐在冷地下哭泣，令玉筍：「你攔他炕上去罷。」玉筍道：「剛纔娘教他上去，他不肯去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好穉孩子。冷地下冰着你，你有話對我說，如何這等拙智？」惠蓮把頭搖着，說道：「爹！你好人兒！你瞞着我幹的好勾當兒，還說甚麼孩子不孩子。你原來是個弄人的劊子手，把人活埋慣了！害死人，還看出殯的。你成日間只哄着我，今日也說放出來，明日也說放出來，只當端的好出來。你如要遞解他，也和我說聲兒，暗暗不透風，就解發遠遠的去了。你也要合憑個天理，你就信着人，幹下這等絕戶計，把圈套兒做的成，你還瞞着我。你就打發兩個人都打發了。如何留下我做甚麼？」西門慶笑道：「孩兒，不關你事。那廝壞了事，難以打發你。你安心！我自有個處。」因令玉筍：「你和賁四娘子，相伴他一夜兒，我使小廝送酒來你們吃。」說畢，往外去了。賁四嫂，良久抹他上炕坐的，和玉筍將話兒勸解他，做一處坐的。只見西門慶到前邊鋪子裏問傅夥計要了一吊錢，買了一錢酥燒，拿盒子盛了，又是一瓶酒，使來安兒送到惠蓮屋裏，說道：「爹使我送這個與嫂子吃。」惠蓮看見，一頓罵：「賊囚根子。趁早與我都拿了去，省的我摔一地。大拳打

了這回，拿手摸挲。」來安兒道：「娘子收了罷。我拿回去爹又打我。」于是放在桌子上。就是那惠蓮跳下來，把酒拿起來，纔待趕着摔了去，被一丈青攔住了。那賁四嫂看着一丈青咬指頭兒，正相伴他坐的，只見賁四嫂家長兒走來，叫他媽，他爹門外頭來家，要吃飯。賁四嫂和一丈青走出來，到一丈青門首，只見西門大姐在那裏，和來保兒媳婦惠祥說話。因問：「賁四嫂那裏去？」賁四嫂道：「他爹門外頭來了，要飯吃。我到家瞧瞧就來。我來看看，吃他大爹再三央陪伴他坐坐兒。誰知倒把我來掛住了，不得脫身。」因問：「他想起甚麼，幹這道路？」一丈青接過來道：「早是我打後邊來，聽見他在屋裏哭着，就不聽的動靜兒，吃我慌了，推門推不開。旋叫了平安兒來，打窗子裏跳進去，纔救下來了，若遲了一步兒胡子老兒吹燈，把人不了了。」惠祥道：「剛纔爹在屋裏，他說甚麼來？」那賁四嫂只顧笑說道：「看不出他旺官娘子，原來也是個辣菜根子，和他大爹，白搭白折的平上，誰家媳婦兒有這個道理？」惠祥道：「這個媳婦兒，比別的媳婦兒不同；好些從公公身上，拉下來的媳婦兒，這一家大小誰如他？」說畢，往家裏去了。一丈青道：「四嫂，你到家快來。」賁四嫂道：「甚麼話？我若不來，惹他大爹就怪死了。」西門慶白日教賁四嫂，和一丈青陪他坐，晚夕教玉簪伴他一處睡。慢慢將言詞說勸化他，說道：「宋大姐，你是個聰明的，趁早恁妙齡之時，一朵花初開，主子愛你，也是緣法相投。你如今將上不足，比下有餘。守着主子，強如守着奴才。他去也是去了，你恁煩惱不打緊，一時哭的有好歹，却不虧負了你的性命？常言道：我做了一日和尙撞了一日鐘，往後貞節輪不到你頭上了。」那惠蓮聽了，只是哭涕，每

日飯粥也不吃。玉香回了西門慶話。西門慶又令潘金蓮親來對他說，也不依。金蓮惱了，向西門慶：「賊淫婦！他一心只想他漢子。干也說一夜夫妻百夜恩，萬也說相隨百步，也有個徘徊意。這等貞節的婦人，便拿甚麼拴的住他心？」西門慶笑道：「你休聽他撻說，他若早有貞節之心，當初只守着廚子蔣聰，不嫁來旺兒了。」一面坐在前廳上，把衆小廝家人都叫到跟前，審問：「你們近前幾日，來旺兒遞解去時，是誰對他說來？趁早舉出來，我也一下不打他，不然我打聽出，每人三十板子，卽與我離門離戶。」忽有童童跪下，說道：「小的不敢說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說不妨。」童童道：「那日小的聽見，錢安跟了爹馬來家，在夾道內嫂子問他，他走了口，對嫂子說。」這西門慶不聽便罷，聽了心中大怒，一片聲，使人尋錢安兒。這錢安兒，早已知此消息，一直躲在潘金蓮房裏不出來。金蓮正洗臉，小廝走到屋裏跪着哭道：「五娘救小的則個！」金蓮罵道：「賊囚！猛可走來唬我一跳，你又不不知幹下甚麼事？」錢安道：「爹因爲小的告嫂子說了旺哥去了，要打我。娘好歹勸勸爹，過出去，爹在氣頭上，小的就是死罷了。」金蓮怪道：「囚根子！謊的鬼也似的，我說甚麼勾當來，恁驚天動地的，原來爲那奴才淫婦。分付你在我這屋裏，不要出去。」于是藏在門背後。西門慶見叫不將錢安去，在前廳暴叫如雷，一連使了兩替小廝來金蓮房裏尋他，都被金蓮罵的去了。落後西門慶一陣風，自家走來到，手裏拿着馬鞭子，問：「奴才那裏？」金蓮不理他，被西門慶邁屋走了一遍，從門背後探出錢安來要打，乞金蓮向前把馬鞭子奪了掠在牀頂上，說道：「沒廉恥的貨兒！你臉做個主了。那奴才淫婦，想他漢子上吊，羞急拿小廝來解

氣。關小廝另脚兒事？」那西門慶氣的睜睜的。金蓮叫小廝：「你往前頭幹你那營生去。不要理他，等他再打你有我哩。」那錢安得手一直往前去了。正是：

兩手劈開生死路，  
翻身跳出是非門。

這潘金蓮，幾次見西門慶留意在宋惠蓮身上，于是心生一計，行在後邊唆調孫雪娥，說：「來旺兒媳婦子，怎的說你要了他漢子，備了他一篇是非，他爹惱了，纔把他漢子打發了。前日打了你那一頓，拘了你頭面衣服，都是他過嘴舌。」說的這孫雪娥，耳滿心滿。掉了雪娥口氣兒，走到前邊。向惠蓮又是一樣說，說：「孫雪娥，怎的後邊罵你，是蔡家使喝了的奴才，積年轉主子養漢，不是你背養主子，你家漢子怎的離了他家門？說你眼淚留着些腳後跟。」說的兩下都懷仇忌恨。

一日也是合當有事，四月十八日，李嬌兒生日，院中李媽媽，并李桂姐，都來與他做生日。吳月娘，留他同衆堂客在後廳飲酒。西門慶往人家赴席不在家。這宋惠蓮吃了飯兒，從早晨在後邊打了個撲兒，一頭拾到屋裏直睡到日沉西，由着後邊一替兩替使了丫鬢來叫，只是不出來。雪娥尋不着這個由頭兒，走來他房裏叫他，說道：「嫂子做了王美人了，怎的這般難請？」那惠蓮也不理他，只顧面朝裏睡，這雪娥又道：「嫂子，你思想你家旺官兒哩！早思想好來，不得你他也不得死，還在西門慶家裏。」這惠蓮聽了他這一句話，打動潘金蓮說的那情由，翻身跳起來，望雪娥說道：「你沒的走來浪聲額氣。他便因我弄出去了，你爲甚麼來打你一頓，攆的不容上前，得人不說出來。大家將就些便罷了，何必撐着頭兒



來尋趁人。」這雪娥心中大怒，罵道：「好賊奴才！養漢淫婦！如何大胆罵我。」惠蓮道：「我是奴才淫婦，你是奴才小婦。我養漢養主子，強如你養奴才。你倒背地偷漢，我的漢子，你還來倒自家搗騰。」這幾句話分明擲在雪娥身上。那雪娥，怎不急了？那宋惠蓮不防他，被他走向前一個巴掌，打在臉上，打的臉上通紅的，說道：「你如何打我？」於是一頭撞將去，兩個就揪扭打在一處。慌的來昭妻一丈青，走來勸解，把雪娥拉的後走，兩個還罵不絕口。吳月娘走來罵了兩句：「你們都沒些規矩兒，不管家裏有人沒人，都這等家反宅亂。等你主子回來，我對你主子說不說！」當下雪娥便往後邊去了。月娘見惠蓮頭髮揪亂，便道：「還不快梳了頭，往後邊來哩。」惠蓮一聲兒不答話，打發月娘後邊去了，走到房內，倒插了門，哭泣不止。哭到掌燈時分，衆人亂着後邊堂客吃酒，可憐這婦人，忍氣不過，尋了兩條腳帶，拴在門楹上，自縊身死。亡年二十五歲。正是：

世間好物不堅牢，  
彩雲易散琉璃脆。

那時可爨作怪，不想月娘正送李媽媽桂姐出來，打惠蓮門首過，關着不見動靜，心中甚是疑影。打發李媽媽娘兒兩個，上轎去了，回來推他，叫他門不開，都慌了手脚。還使小廝打窗戶內跳進去。正是：  
瓦罐不離井上破。

割斷腳帶解卸下，  
撇救了半日，不知多咱時分，  
嗚呼哀哉死了。但見：

四肢冰冷，一氣燈殘。  
香魂渺渺，已赴望鄉台；  
星眼雙瞋，魄悠悠，屍橫光地下半晌。  
不知精

爽逝何處，疑是行雲秋水中。

月娘見救下不活，慌了，連忙使小廝來興兒，騎頭口往門外請西門慶來家。雪娥恐怕西門慶來家，拔樹尋根，歸罪於己，在上房打旋磨兒，跪着月娘，教休題出和他囉鬧來。月娘見他說的那等腔兒，心中又下般不的：「比時你恁害怕，當初大家省言一句兒便了。」至晚等的西門慶來家，只說惠蓮因思想他漢子，哭了一日，趕後邊人亂，不知多咱，尋了自盡。西門慶便道：「他自個拙婦，原來沒福！」一面差家人遞了一紙狀子，報到縣主李知縣手裏，只說本婦因本家請堂客吃酒，他管銀器家火，他失落一件銀鍾，恐家主查問見責，白縊身死。又送了知縣三十兩銀。回來知縣自恁要做分上，胡亂差了一員司吏，帶領幾個伴作，來看了。自買了一具棺材，討了一張紅票。賁四，來興兒同送到門外地藏寺，與了火家五錢銀子，多架些柴薪，纔待發火燒燬。不想他老子賣棺材宋仁，打聽得知，走來攔住，叫起冤屈來，說他女兒死的不明。口稱西門慶：「固倚強姦要他，我家女兒貞節不從，威逼身死。我還要撫按上告，進本告狀，誰敢燒化屍首？」那衆火家都亂走了，不敢燒。賁四，來興，少不的把棺材停在寺裏，來家回話。正是：

青龍與白虎同行，  
吉凶事全然未保。

畢竟未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七回 李瓶兒私語翡翠軒 潘金蓮醉鬧葡萄架

頭上青天自恁欺， 害人性命霸人妻；

須知奸惡千般計， 要使人家一命危。

淫嬖從來由濁富， 貪嗔轉念是慈悲；

天公尙且含生育， 何況人心恣妄爲。

話說來保正從東京來下頭口，在捲棚內回西門慶話，具言到東京，先見稟事的管家下了書，然後引見太師老爺看了揭帖，把禮物收進去，交付明白。老爺分付不日寫書，馬上差人下與山東巡撫侯爺，把山東滄州鹽客王霄雲等，一十二名寄監者，盡行釋放。翟叔多上覆爹：「老爺壽誕六月十五日，好歹教爹上京走走，他有話和爹說。」這西門慶聽了，滿心歡喜。來保此遭回來，賺了鹽商王四峯五十兩銀子。西門慶使他回喬大戶話去。只見賁四來興走來，見西門慶在捲棚內，和來保說話，立在傍邊。來保便往喬大戶家去了。西門慶問賁四：「你們燒了回來了？」那賁四不敢言語，來興兒向前附耳低言，如此這般：「被宋仁走到化人場上，攔着屍首，不容燒化；聲言甚是無禮，小的不敢說。」這西門慶不聽萬事皆休，聽了心中大怒，罵道：「這少死光棍！這等可惡。」即令小廝：「請你姐夫來寫帖兒。」就差來興兒送與正堂李知縣。隨即差了兩個公人，一條索子把宋仁拿到縣裏。反問他打網詐財，倚屍圖賴，當廳一

夾二十大板，打的順腿淋漓鮮血。寫了一紙供案，再不許到西門慶家纏擾。併責令地方火甲，跟同西門慶家人，即將屍燒化訖來回話。那宋仁打的兩腿棒瘡，歸家着了重氣，害了一場時疫，不上幾日，嗚呼哀哉死了。正是：

失曉人家逢五道，  
冥冷饑鬼撞鍾馗。

有詩爲證：

縣官貪污更堪嗟，  
得人金帛售奸邪。

宋仁爲女歸陰路，  
致死冤魂塞滿衙。

西門慶剛了畢宋惠蓮之事，就打點三百兩金銀，交賴銀率領許多銀匠，在家中捲棚內，打造蔡太師上壽的，四陽棒壽的銀人，每一座高尺有餘。又打了兩把金壽字壺，尋了兩副玉桃盃。不消半月光景，都儻造完備。西門慶打發來旺兒，杭州織造蟒衣，少兩件蕉布紗蟒衣，拿銀子教人到處尋買不出好的來。將就買二件，一日打包湍就着。來保同吳主管，五月二十八日，離清河縣上東京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過了兩日，却是六月初一日，即今到三伏天。正是大暑無過未申，大寒無過丑寅，天氣十分炎熱。到了那赤烏當午的時候，一輪火傘當空，無半點雲翳，真乃爍石流金之際，人口有一隻詞，單道這熱：

祝融南來鞭火龍，火雲焰焰燒天紅；日輪當午凝不去，方國如在紅爐中。五岳翠乾雲彩滅，陽

侯海底愁波竭；何當一夕金風發，爲我掃除天下熱。

說話的，世上有三等人怕熱，有三等人不怕熱。那三等怕熱？第一怕熱田舍間農夫，每日耕田邁隴扶犁把耩，趁王苗二稅，納倉廩餘糧。到了那三伏時節，田中無雨，心間一似火燒。第二經商客旅，經年在外，販的是那紅花紫草，蜜蠟香茶，肩負重担，手碾沉車，路途之中，走的飢又飢，渴又渴，汗涎滿面，衣服精濕，得不的寸陰之下，實是難行。第三是那邊塞上戰士，頭頂重盔，身披鐵甲，渴飲刀頭血，困歇馬鞍轡，經年征戰，不得回歸，衣生虱虻，瘡痕潰爛，體無完膚。這三等人怕熱。又有那三等不怕熱？第一是皇宮內院，水殿風亭，曲水爲池，流泉作沼。有大塊小塊玉，正對倒透犀，碧玉欄邊，種着那異果奇葩；水晶盆內，堆着那瑪瑙珊瑚。又有廂成水晶桌上，擺列着端溪硯，象管筆，蒼頡墨，蔡邕箋。又有水晶筆架，白玉鎮紙，悶時作賦吟詩，醉後南薰一枕。又有王侯貴戚，富室名家，每日雪洞涼亭，終朝風軒水閣。蝦鬚編成簾幙，鮫納織成帳幔，茉莉結就的香毬吊掛，雲母牀上，鋪着那水紋涼簾。鴛鴦珊瑚枕，四面撓起風車來。那傍邊水盆內，浸着沉李浮瓜，紅菱雪藕，楊梅橄欖，蘋菠白鷄頭，又有那如花似朵的佳人，在傍打扇。又有那琳宮梵刹，羽士禪僧，住着那侵雲經閣，接漢鐘樓，閑時常到方丈內，講誦道法黃庭，時來仙苑中，摘取仙桃異菓，悶了時，喚童子松陰下，橫琴膝上，醉後携棋柳陰中，對友笑談：原來這三等人不怕熱。有詩爲證：

赤日炎炎似火燒，野田禾黍半枯焦；

農夫心內如湯煮，樓上王孫把扇搖。

這西門慶起來，遇見天熱，不會出門，在家撒髮披襟避暑。在花園中翡翠軒捲棚內，看着小厮們打水澆灌花草。只見翡翠軒正面前，栽着一盆瑞香花，開得甚是爛熳。西門慶令小厮來安兒，拿小噴壺兒，看着澆水。只見潘金蓮和李瓶兒，家常都是白銀條紗衫兒，密合色紗桃線，穿花鳳縷金拖泥裙子。李瓶兒是大紅焦布比甲，金蓮是銀紅比甲，都用羊皮金滾邊，妝花帽子。惟金蓮不戴冠兒，拖着一窩子杭州攆翠雲子網兒，露着四髮，上粘着飛金，貼粉面，額上貼着三個翠面花兒，越顯出粉面油頭，朱唇皓齒。兩個携着手兒，笑嘻嘻驀地走來。看見西門慶澆花兒，說道：「你原來在這裏看着澆花兒哩？怎的還不梳頭去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你教丫頭拿水來，我這裏梳頭罷。」金蓮叫：「來安，你且放下噴壺，去屋裏對丫頭說：教他快拿水拿梳子來，與你爹這裏梳頭。」來安應諾去了。金蓮看見那瑞香花，就要摘了戴在頭上。西門慶攔住道：「怪小油嘴！趁早休動手，我每人賞你一朶罷。」原來西門慶把傍邊少開頭，早已摘下幾朶來，浸在一隻翠磁胆瓶內。金蓮笑道：「我兒！你原來指下恁幾朶來放在這裏，不與娘戴。」於是先搶過一枝來，插在頭上。西門慶遞了一朶與李瓶兒。只見春梅，送了妝鏡梳子來。秋菊拿着洗面水。西門慶遞了三枝花，教送與月娘，李嬌兒，孟玉樓戴：「就請你三娘來，教他彈回月琴我聽。」金蓮道：「你把孟三兒的拿來，等我送與他，教春梅送他大娘和李嬌兒的去，回來你再把一朶花兒與我。我只替你叫唱的，也該與我一朶兒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去！回來與你。」金蓮道：「我的兒！誰養的你恁乖？你哄我替你叫了孟三兒，你是全不與我；我不去，你與了我，我纔叫去。」那西門慶笑道：「賊小淫婦兒！這

上頭也搽個先兒。」於是又與了他一朵。金蓮簪於雲鬢之傍，方纔往後邊去了。止撇下李瓶兒和西門慶二人在翡翠軒內。西門慶見他紗裙內，罩着大紅紗褲兒，日影中玲瓏剔透，露着玉骨冰肌，不覺□心輒起見左右無人，且不梳頭，不想潘金蓮不會往後邊叫玉樓去。走到花園角門首，把花兒遞與春梅送去。想了想回來，悄悄躡足走在翡翠軒榻子外潛聽。良久只聞的西門慶氣喘吁吁，婦人鶯鶯聲軟，都被金蓮在外聽了個不亦樂乎。正聽之間，只見玉樓從後來，驀地來到，便問：「五姐丫頭在這裏做甚麼兒？」那金蓮便搖手兒。兩個一齊走到軒內，慌的西門慶湊手脚不迭。問西門慶：「我去了這半日，你做甚麼，恰好還沒曾梳頭洗臉哩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等着了頭取那茉莉肥皂來我洗臉。」金蓮道：「我不好說的，巴巴尋那肥皂洗臉，怪不的你的臉洗的與人家屁股還白。」那西門慶聽了，也不着在意裏。落後梳洗畢，與玉樓一同坐下。因問：「你在後邊做甚麼來？帶了月琴來不會？」玉樓道：「我在屋裏替大姐穿珠花來，到明日與吳舜臣媳婦兒鄭三姐下茶去戴。月琴春梅拿了來。」不一時春梅來到說：「花兒都送與大娘二娘收了。西門慶令他安排酒來。不一時，冰盆內沉李浮瓜；涼亭上偎紅倚翠。玉樓道：「不使春梅請大姐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他又不飲酒，不消邀他去。」當下妻妾四人便了。西門慶居上坐，三個婦人兩邊打橫。得多少齏斟美釀，盤列珍羞。那潘金蓮放着椅兒不坐，只坐豆青磁涼墩兒。孟玉樓叫道：「五姐，你過這椅兒上坐，那涼墩兒只怕冷。」金蓮道：「不妨事，我老人家不怕冰了胎，怕甚麼？」須臾酒過三巡，西門慶教春梅取月琴來，教玉樓取琵琶，教金蓮彈：「你兩個唱一套赤帝當權耀太虛我聽。」金蓮不

肯，說道：「我兒！誰養的你恁乖！俺們唱你兩個是會受用快活。我不，也教李大姐也拿了莊樂器兒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他不會彈甚麼。」金蓮道：「他不會，教他在傍邊代板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這小淫婦！單管咬蛆兒。」一面令春梅，旋取了一副紅牙象板來，教李瓶兒拿着。他兩個方纔輕舒玉指，款跨絞綃，合着聲唱雁過沙。丫鬢綉春在傍打扇。赤帝當權耀太虛唱畢，西門慶每人遞了一杯酒，與他吃了。那潘金蓮不住在席上，只呷冰水，或吃生菓子。玉樓道：「五姐，你今日怎的只吃生冷？」金蓮笑道：「我老人家肚內沒閑事，怕甚麼冷糕麼？」羞的李瓶兒在傍，臉上紅一塊白一塊。西門慶看了他一眼，說道：「你這小淫婦兒！單管只胡說白道的。」金蓮道：「哥兒，你多說了話，老媽媽睡着吃乾臘肉，是恁一絲兒一絲兒的，你管他怎的？」正飲酒中間，忽見雲生東南，霧障西北，雷聲隱隱，一陣大雨來，軒前花草皆濕。正是：

江河淮海添新水，  
翠竹紅榴洗濯清。

少頃雨止，天外殘虹，西邊透出日色來。得多少微雨過碧磯之潤，晚風涼院落之清。只見後邊小玉來請玉樓。玉樓道：「大姐姐叫，有幾朵珠花沒穿了，我去罷，惹的他怪。」李瓶兒道：「咱兩個一答兒裏去，奴也要看姐姐穿珠花哩。」西門慶道：「等我送你們一送。」於是取過月琴來，教玉樓彈着，西門慶排手，衆人齊唱梁州序：

向晚來，雨過南軒，見池面紅妝凌亂。聽春雷隱隱，雨收雲散。但聞得荷香十里，新月一鉤，



此景佳無限。蘭湯初浴罷，晚妝殘，深院黃昏懶去眠。(合)金縷唱，碧筒勸，向冰山雪檻排佳宴。清世界，能有幾人見？

柳陰中，忽噪新蟬，見流螢飛來庭院。聽菱歌何處畫船歸晚？只見玉繩低度，朱戶無聲，此景猶堪羨。起來擺素手，整雲偏，月照紗廚人未眠(合前)。「節節高」漣漪戲彩鴛，綠荷翻，清香瀉下瓊珠濺。香風扇，芳沼邊，閑亭畔，坐來不覺人清健。蓬萊閬苑何足羨！(合)只恐西風又驚秋，暗中不覺流年換。

衆人唱着，不覺到角門首。玉樓把月琴遞與春梅，和李瓶兒同往後去了。潘金蓮遂叫道：「孟三兒等我兒，我也去。」纔待撒了西門慶走，被西門慶一把手拉住了，說道：「小油嘴兒！你躲滑兒，我偏不放手！」拉着只一輪，險些不輪了一交。婦人道：「怪行貨子！我衣服着出來的，看够了我的臍臍，淡孩兒他兩個都走去了，我看你留下我做甚麼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咱兩個在這太湖石下，取酒來投個壺兒耍子，吃三杯。」婦人道：「怪行貨子！咱往亭子上那裏投去來，平白在這裏做甚麼？你不信，使春梅小肉兒，他也不替你取酒來。」西門慶因使春梅，春梅越發把月琴丟與婦人，揚長的去。婦人接過月琴，在手內彈了一回，說道：「我問孟三兒，也學會了幾句兒了。」一壁彈着，見太湖石畔，石榴花經雨盛開，戲折一枝，簪於雲鬢之傍，說道：「我老娘，帶個三日不吃飯眼前花。」被西門慶聽見，走向前把他兩隻小金蓮，扛將起來。那婦人便道：「怪行貨子！且不要發訕，等我放下這月琴着。」於是把月琴順手倚在花

臺邊因說道：「我的兒！再二來來越發罷了。適纔你和李瓶兒玩去罷，沒地披罵兒來纏我做甚麼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怪奴才！單管只胡說，誰和他有甚事？」婦人道：「我兒！你但行動瞞不過當方土地，老娘是誰？你來瞞我？我往後邊送花兒去，你兩個幹的好營生兒！」西門慶道：「怪小淫婦兒！休胡說。你叫我聲親達達，我饒了你，放你起來罷。」那婦人強不過，叫了他聲：「親達達，我不是你那可意的，你來纏我怎的？」兩個正是：

弄晴鶯舌於中巧，  
着雨花枝分外妍。

兩個頑了一回，婦人道：「咱往葡萄架那裏投壺耍子去走來。」於是把月琴跨在臆膊上，彈着找梁州序後半截：

清宵思爽然，好涼天，瑤臺月下清虛殿。神仙眷，開玳筵，重歡宴。任教玉漏催銀箭，水晶宮裏笙歌按。（合前）只恐西風又驚秋，不覺暗中流年換。

尾聲：光陰迅速如飛電，好良宵可惜漸閒，拚取歡娛歌笑喧。

日日花前宴，  
宵宵伴玉娥；

今生能有幾！  
不樂待如何？

兩人並肩而行，須臾轉過碧池，抹過木香亭，從翡翠軒前穿過，來到葡萄架上，睜眼觀看，端的好一座葡萄。但見：

四面雕欄石甃，周圍翠葉深稠，迎眸霜色如千枝紫彈，隨流蘇；噴鼻秋香，似萬架綠雲垂繡帶。繾繾馬乳，水晶丸裹；瓊漿；滾滾綠珠，金屑架中含翠幄。乃西域移來之種，隱甘泉珍玩之勞。端的四時花木觀圖葩，明月清風無價買。

二人到於架下，原來放着四個涼墩，有一把壺在傍，金蓮把月琴倚了，和西門慶投壺，遠遠只見春梅拿着酒，秋菊撥着菓盒。盒子上一碗水泮的菓子，婦人道：「小肉兒！你頭裏使性兒的去了，如何又送將來了？」春梅道：「教人還往那裏尋你們去，誰知驀地這裏來！」秋菊放下了。西門慶一面揭開盒，裏邊攢就的八榻細巧菓菜；一榻是糟鶯脰掌，一榻是一封書臘肉絲，一榻是木樨銀魚鮮，一榻是劈晒雞雞脯翅兒，一榻是鮮蓮子兒，一榻新核桃穰兒，一榻鮮菱角，一榻鮮荸薺，一小銀素兒葡萄酒，兩個小金蓮蓬鍾兒，兩雙牙筋兒，安放一張小涼杌兒上。西門慶與婦人對面坐着，投壺耍子。須臾過橋翎花，倒入雙飛雁，登科及第，二喬觀書，楊妃春睡，烏龍入洞，珍珠倒捲簾。投了十數壺，把婦人灌的醉了，不覺桃花上臉，秋波斜睨。西門慶要吃藥五香酒，又取酒去。金蓮說道：「小油嘴！我再央央兒，往房內把涼蓆和枕頭取了來，我困的慌，這裏略躺躺兒。」那春梅故作撒嬌說道：「罷麼！偏有這些支使人的，誰替你又拿去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不拿教秋菊抱了來，你拿酒就是了。」那春梅搖着頭兒去了。遲了半日，只見秋菊先抱了涼蓆枕衾來，婦人吩咐放下鋪蓋，拽花園門，往房裏看去，我叫你便來。那秋菊應諾。放下衾枕，一回去了。

這西門慶於是起身，脫下玉色紗襪兒，搭在欄杆上，逕往牡丹

呼，松籬邊花架下，小淨手去了。

回來婦人又早在架兒底下，鋪設涼蓆，就衾停當，仰臥於衵蓆之上

怒，穿着大紅鞋兒，手弄白紗

涼。西門慶走來，於是乘着酒興，坐在一涼墩上。只見春梅盪了酒來，一眼看見，把酒注子放下，一直走到山頂上，一座最高亭兒，名喚臥雲亭，那裏搭伏着棋桌兒，弄棋子耍子。西門慶抬頭看見他在上面，點手兒叫他不下來，說道：「小油嘴！我拿不下你來就罷了！」於是撇了婦人，比及大叔步從石磴上走到上頂亭子上時，那春梅早從右邊一條羊腸小道兒下去，打藏春塢，雪洞兒穿過去，走到半中腰滴翠山叢花木深處，纔待藏躲，不想被西門慶撞見，黑影裏攔腰抱住，說道：「小油嘴！我却也尋着你了！」遂輕輕抱出到於葡萄架下，笑道：「你且吃鍾酒着。」一面摟他坐在腿上，兩個一遞一口飲酒。春梅見把婦人兩腿拴吊在架上，便說道：「不知你們甚麼張致？大青天白日裏，一時人來撞見，怪模怪樣的！」西門慶問道：「角門子闔上了不會？」春梅道：「我來時扣上來了。」這西門慶一連吃了三鍾藥五香酒，又令春梅斟了一鍾兒，遞與婦人吃。婦人只是朦朧星眼，四肢驢然於枕簟之上，口中叫道：「好個作怪的冤家，捉弄奴死了。」鶯聲顫掉，那西門慶叫春梅在傍打着扇，只顧吃酒不理他。吃來吃去，仰臥在醉翁椅兒上打睡，就睡着了。春梅見他醉睡，走來摸摸，打雪洞內一溜烟往後邊去了。聽見有人叫角門，開了門，原來是李瓶兒。由着西門慶睡了一個時辰，睜開眼醒來看，見日色已西。連忙替他披上衣裳，叫了春梅秋菊來，收拾衾枕，同扶他歸房。春梅回來，看着秋菊，收了吃酒的家火。纔待關花園門，來昭

的兒子小鐵棍兒，從花架下鑽出來，趕着春梅問姑娘要菓子吃。春梅道：「小囚兒！你在那裏來？」把了幾  
幾個李子桃子與他，說道：「你爹醉了，還不往前邊去，只怕他看見打你。」那猴子接了菓子，一直去  
了。春梅關了花園門，回來房打發西門慶與婦人上牀就寢，不在話下。正是：

朝隨金谷宴， 暮伴絲樓娃。

休道歡娛處， 流光逐暮霞。

畢竟未知後來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八回 陳經濟因鞋戲金蓮 西門慶怒打鐵棍兒

風波境界立身難，處世規模要放寬。

萬事盡從忙裏錯，此心須向靜中安。

路當平處行更穩，人有常情耐久看。

直到始終無悔吝，纔生枝節便多端。

話說西門慶扶婦人到房中，重斟杯酌，復飲香醪。西門慶一手攬着他粉頰，一遞一口和他吃酒，極盡溫存之態。

一宿晚景題過。到次日西門慶往外邊去了。婦人約飯時起來，換睡鞋，尋昨日脚上穿的那一雙紅鞋，左來右去少一隻。問春梅，春梅說：「昨日我和爹，攬扶着娘進來，秋菊抱娘的鋪蓋來。」婦人叫了秋菊來問。秋菊道：「我昨日沒見娘穿着鞋進來。」婦人道：「你看胡說！我沒穿鞋進來，莫不我精着脚進來了？」秋菊道：「娘，你穿着鞋怎的屋裏沒有？」婦人罵道：「賊奴才！還裝憨兒，無故只在這屋裏，你替我老實尋是的。」這秋菊三間屋裏，牀上牀下，到處尋了一遍，那裏討那雙鞋來？婦人道：「端的我這屋裏有鬼，攝了我這雙鞋去了？連我脚上穿的鞋也不見了，要你這奴才在屋裏做甚麼？」秋菊道：「倒只怕娘忘記落在花園裏，沒曾穿進來。」婦人道：「敢是昏了，我鞋穿在脚上，沒穿在脚上，我不知道？」

叫春梅：「你跟着這賊奴才，往花園裏尋去，尋出來便罷，若尋不出我的鞋來，教他院子裏頂着石頭跪着。」這春梅真個押着他，花園到處并葡萄架根前，尋了一遍兒。那裏得來？再有一隻也沒了。正是：

都被六丁收拾去，  
蘆花明月竟難尋。

尋了一遍兒回來，春梅罵道：「奴才！你媒人婆迷了路兒，沒的說了。王媽媽賣了磨，推不的了。」秋菊道：「好，省恐人家不知，甚麼人偷了娘的這隻鞋去了？我沒曾見娘穿進屋裏去。敢是你昨日開花園門，放了那個拾了娘的鞋去了。」被春梅一口稠唾沫噙了去，罵道：「賊見鬼的奴才！又攪纏起我來了，六娘叫門我不替他開，可兒的就放進人來了。你抱着娘的鋪蓋，就不經心瞧瞧，還敢說嘴兒。」一面押他到屋裏，同婦人說：「沒有鞋。」婦人教探出他院子裏跪着。秋菊把臉哭喪下水來，說：「等我再往花園裏尋一遍，尋不着隨娘打罷。」春梅道：「娘休信他，花園裏地也掃得乾乾淨淨的，就是針也尋出來，那裏討鞋來？」秋菊道：「等我尋不出來，教娘打就是了，你在傍戳舌兒怎的？」婦人向春梅道：「也罷！你跟着他，這奴才看他那裏尋去？」這春梅又押他在花園山子底下，各雪洞兒，花池邊，松籬下，尋了一遍。沒有，他也慌了，被春梅兩個耳刮子，就拉回來見婦人。秋菊道：「還有那個雪洞裏沒尋哩。」春梅道：「那裏藏春塢是爹的暖房兒，娘這一向又沒到那裏，我看尋哩，尋不出來，我和你答話。」於是押着他到於藏春塢雪洞內，正面是張坐牀，傍邊香几上都尋到沒有，又向書篋內尋。春梅道：「這書篋內都是他的拜帖紙，娘的鞋怎的到這裏？沒的撿溜子捱工夫兒，翻的他恁亂騰騰的，惹他看見又是一場

兒，你這搔刺骨可死成了。」良久，只見秋菊說道：「這不是娘的鞋？」在一個紙包內，裹着些棒兒香，排草，取出來與春梅瞧：「可怎的有了娘的鞋？剛纔就調唆打我。」春梅看見果是一隻大紅平底鞋兒，說道：「是娘的，怎麼來到這書篋內？好蹊蹊的事！」于是走來見婦人。婦人問：「有了我的鞋端的在那裏？」春梅道：「在藏春塢，爹暖房書篋內尋出來，和些拜帖子紙，排草，安息香，包在一處。」婦人拿在手內，取過他的那隻鞋來一比，都是大紅四季花，嵌八寶緞子白綾平底綉花鞋兒，綠提跟兒，藍口金兒。惟有鞋上鎖線兒差些。一隻是紗綠鎖線兒，一隻是翠藍鎖線，不仔細認不出來。婦人登在腳上，試了試，尋出來這一隻，比舊鞋略緊些，方知是來旺兒媳婦子的鞋，不知幾時與了賊強人，不敢拿到屋裏，悄悄藏放在那裏，不想又被奴才翻將出來。看了一回，說道：「這鞋不是我的鞋，奴才快與我跪着去。」吩咐春梅拿塊石頭與他頂着。那秋菊哭起來說道：「不是娘的鞋，是誰的鞋？我饒替娘尋出鞋來，還要打我。若是再尋不出來，不知違還的打我哩？」婦人罵道：「賊奴才！休說嘴！」春梅一面撥了塊大石頭頂在頭上。那時婦人另換了一雙鞋穿在腳上。嫌房裏熱，吩咐春梅，把妝臺放在玩花樓上，那裏梳頭去，梳了頭要打秋菊不在話下。

却說陳經濟，早晨從舖子裏進來尋衣服，走到花園角門首，小鐵棍兒在那裏正頑着，見陳經濟，手裏拿着一副銀網巾圈兒，便問：「姑夫你拿的甚麼？與了我耍子兒罷。」經濟道：「此是人家當的網巾圈兒，來贖，我尋出來與他。」那小猴子笑嘻嘻道：「姑夫你與了我耍子罷，我換與你件好物件兒。」經濟



道：「傻孩子！此是人家當的；你要，我另尋一副兒與你耍子，你有甚麼好物件拿來我瞧。」那猴子便向腰裏掏出一隻紅綉花鞋兒，與經濟看。經濟便問是那裏的？那猴子笑嘻嘻道：「姑夫，我對你說了罷，我昨日在花園裏耍子，看見俺爹吊着俺五娘兩隻腿在葡萄架兒底下，一陣好風搖落。後俺爹進去了，我尋俺春梅姑姑要菓子，在葡萄架底下拾了這隻鞋。」經濟接在手裏：曲似天邊新月，紅如退瓣蓮花，把在掌中，恰剛三寸，就知是金蓮脚上之物，便道：「你與了我，明日另尋一對好圈兒與你耍子。」猴子道：「姑夫你休哄我，我明日就問你要了。」經濟道：「我不哄你。」那猴子一面笑的要去了。這陳經濟把鞋褪在袖中，自己尋思，我幾次戲他，他口兒且是活，及到中間，又走滾了。不想天假其便，此鞋落在我手裏，今日我着實撩逗他一番，不怕他不上帳兒。正是：

時人不用穿針線，  
那得工夫送巧來。

經濟袖着鞋，逕往潘金蓮房來。轉過影壁，只見秋菊跪在院內，便戲道：「小大姐，爲甚麼來？投充了新軍，又掇起石頭來了。」金蓮在樓上聽見，便叫春梅，問道：「是誰說他掇起石頭來了。乾淨這奴才沒頂着。」春梅道：「是姐夫來了，秋菊頂着石頭哩。」婦人便叫：「陳姐夫，樓上沒人，你上來。」不是這小夥兒方扒步撩衣上的樓來。只見婦人在樓前面開了兩扇窗兒，掛着湘簾，那裏臨鏡梳頭。這陳經濟走到傍邊，一個小杌兒坐下，看見婦人黑油般頭髮，手挽着梳還拖着地兒，紅絲繩兒扎着，一窩絲攢上，戴着銀絲鬚髻，還墊出一絲香雲。鬚髻內安着許多玫瑰花瓣兒，露着四鬢上，打扮的就是個活觀

音。須臾看着婦人梳了頭，撥過妝臺去，向面盆內洗了手，穿上衣裳，喚春梅：「拿茶來與姐夫吃。」那經濟，只是笑不做聲。婦人因問：「姐夫笑甚麼？」經濟道：「我笑你管情不見了些甚麼兒？」婦人道：「賊短命！我不見了關你甚事？你怎的曉得？」經濟道：「你看，我好心倒做了驢肝肺，你倒訕起我來，恁說我去罷。」抽身往樓下就走，被婦人一把手拉住，說道：「怪短命，會張致的，來旺兒媳婦子死了，沒了想頭了，却怎麼還認的老娘？」因問：「你猜着我不見了甚麼物件兒？」這經濟向袖中取出來，提溜着鞋拖兒笑道：「你看這個好的兒，是誰的？」婦人道：「好短命！原來是你偷了我的鞋去了，教我打着丫頭，遶地裏尋。」經濟道：「你怎的到得我手裏？」婦人道：「我這屋裏再有誰來！敢是你賊頭鼠腦，偷了我這隻鞋去了。」經濟道：「你老人家不害羞，我這兩日不往你這屋裏來，我怎生偷你的！」婦人道：「好賊短命！等我對你爹說，你到偷了我鞋，還說我不害羞。」經濟道：「你只好拿爹來誣我罷了！」婦人道：「你好小胆子兒！明知道和來旺兒媳婦子，七個八個，你還調戲他，想那淫婦教你戲弄。既不是你偷了我的鞋，這鞋怎落在你手裏？趁早實供出來，交還與我鞋，你還便益。自古物見主，不索取，但送半個不字，教你死無葬身之地。」經濟道：「你老人家是個女番子，且是倒會的放刁。這裏無人，咱們好講，你既要鞋，拿一件物事兒，我換與你。不然天雷也打不出去。」婦人道：「好短命！我的鞋應當還我，教換甚物事兒與你？」經濟笑道：「五娘，你拿你袖的那方汗巾兒，賞與兒子，兒子與了你的鞋罷。」婦人道：「我明日另尋一方好汗巾兒。這汗巾兒是你爹成日眼裏見過，不好與你的。」經濟

道：「我不，別的就與我一百方也不算，一心我只要你老人家這方汗巾兒。」婦人笑道：「好個老成久慣的短命！我也沒氣力和你兩個纏。」于是向袖中取出一方細撮穗，白綾桃線，鶯鶯燒夜香汗巾兒，上面連銀三字兒，都掠與他。這經濟連忙接在手裏，與他深的唱個喏。婦人吩咐：「你好生藏着，休教大姐看見，他不是好嘴頭子。」經濟道：「我知道。」一面把鞋遞與他，如此這般，是小鐵棍兒，昨日在花園裏拾的，今早拿着問我換網巾圈兒耍子一節告訴了一遍。婦人聽了，粉面通紅，銀牙暗咬，說道：「你看賊小奴才！油手把我這鞋弄的恁漆黑的，看我教他爹打他不打他！」經濟道：「你弄殺我，打了他不打擊，敢就賴在我身上，是我說的，千萬休要說罷。」婦人道：「我饒了小奴才，除非饒了蝎子。」可有他兩個正說在熱鬧處，忽聽小廝來安兒來尋：「爹在前廳請姐夫寫禮帖兒哩。婦人連忙攙掇他出去了。下的樓來，教春梅取板子來要打秋菊。秋菊說着不肯倘，說道：「尋將娘的鞋來，娘還要打我。」婦人把剛纔陳經濟拿的鞋遞與他看，罵道：「賊奴才，你把那個當我的鞋，將這個放在那裏？」秋菊看見，把眼瞪了半日，不敢認，說道：「可是怪的勾當！怎生跑出娘的三隻鞋來了！」婦人道：「好大胆奴才！你敢是拿誰的鞋來搗塞我，倒如何說我是三隻脚的蟾！這個鞋從那裏出來了？」不由分說，教春梅拉倒打了十下。打的秋菊抱股而哭，望着春梅道：「都是你開門教人進來收了娘的鞋，這回教娘打我。」春梅罵道：「你倒收拾娘鋪蓋，不見了娘的鞋。娘打了你這幾下兒，還敢抱怨人！早是這隻舊鞋，若是娘頭上的簪環不見了，你也推賴個人兒就是了。娘惜情兒還打的你少。若是我，外邊叫個小廝，辣辣的打上他

二三十板。看這奴才怎麼樣的？」幾句罵得秋菊忍氣吞聲不言語了。

當下西門慶叫了經濟，到前廳封尺頭禮物，送提刑所賀千戶，新陞了淮安提刑所，掌刑正千戶，本衙親識都與他送行在永福寺，不必細說。

西門慶差了錢安送去，廳上陪着經濟吃了飯，歸到金蓮房中。這金蓮千不合萬不合，把小鐵棍兒拾鞋之事，告訴一遍，說道：「都是你這沒才料的貨，平白幹的勾當，教賊萬殺的小奴才，把我的鞋拾了，拿到外頭誰是沒瞧見？被我知道，要將過來了，你不打與他兩下，到明日慣了他。」西門慶就不問誰告你說來，一沖性子，走到前邊。那小猴子不知，正在石臺基頑耍，被西門慶揪住頭角，拳打脚踢，殺豬也似叫起來，方纔住了手。這小猴子躺在地下，死了半日，慌得來旺兩口子走來，扶救半日甦醒。見小厮鼻口流血，抱他到房裏問，慢慢問他，方知爲拾鞋之事。拾了金蓮一隻鞋，因和陳經濟換圈兒，惹起事來。這一丈青氣忿忿的，走到後邊廚下，指東罵西，一頓海罵道：「賊不逢好死的，淫婦王八羔子！我的孩子和你有甚冤仇，他纔十一二歲，曉的甚麼？知道在那塊兒！平白地調唆打他恁一頓，打的鼻口都流血。假若死了他，淫婦王八兒也不好，稱不了你甚麼願。」于是廚房裏罵了，到前邊又罵，整罵了一二日還不定。教金蓮在房中，陪西門慶吃酒，還不知道。晚夕上牀宿歇，西門慶見婦人脚上穿着兩隻紗絢子睡鞋兒，大紅提跟兒，因說道：「阿呀！如何穿這個鞋在脚上，怪怪的不好看！」婦人道：「我只一雙紅睡鞋，倒吃小奴才拾了一隻，弄油了我的，那裏再討第二雙來！」西門慶道：「我的兒！你到明

日做一雙兒穿在脚上，你不知我達，一心只喜歡穿紅鞋兒，看着裏愛。」婦人道：「怪奴才！可可兒的來，我想起一件事來，要說又忘了。」因令春梅：「你取那隻鞋來與他瞧；你認的這鞋是誰的鞋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不知道是誰的鞋。」婦人道：「你看他還打張雞兒哩。瞞着我！黃猫黑尾，你幹的好萌兒！一行死了來旺兒媳婦子的一隻臭蹄，寶上珠也一般，收藏在山子底下，藏春塢雪洞兒裏拜帖匣子內，攪着些字紙和香兒一處放着，甚麼稀罕物件，也不當家化化的？怪不的那賊淫婦，死了墮阿鼻地獄。」指着秋菊罵：「奴才，當我的鞋又翻出來，教我打了幾下。」吩咐春梅：「趁早與我掠出去。」春梅把鞋掠在地下，看着秋菊，說道：「賞與你穿了罷。」那秋菊拾在手裏，說道：「娘這個鞋，只好盛我一個脚指頭兒罷了。」婦人罵道：「賊奴才！還教甚麼娘哩，他是你家主子前世的娘，不然怎的把他的鞋，這等收藏的嬌貴，到明日好傳代。沒廉恥的貨！」秋菊拿着鞋，就往外走，被婦人又叫回來。吩咐：「取刀來，等我把淫婦剝做幾截子，掠到毛司裏去，叫賊淫婦陰山背後，永世不得超生。」因向西門慶道：「你看着越心疼，我越發偏到個樣兒你瞧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怪奴才！丟開手罷了，我那裏有這一個心。」婦人道：「你沒這個心，你就賭了誓，淫婦死的不知往那去了？你還留着他鞋做甚麼？早晚有省，好思想他。正經，俺們和你恁一場，你也沒恁個心兒，還教人和你一心一計哩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罷了！怪小淫婦兒！偏有這些兒的。他就在時，也沒曾在你跟前差了禮法。」正是：

動人春色嬌還媚，  
惹蝶芳心軟意濃。

有詩爲證：

漫吐芳心說向誰？ 欲於何處寄相思？

相思有盡情難盡， 一日都來十二時。

畢竟未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九回 吳神仙貴賤相人 潘金蓮蘭湯午戰

百年秋月與春花，  
展放眉頭莫自嗟；

吟幾首詩消世慮，  
酌二杯酒度韶華。

閒敲棋子心情樂，  
悶撥瑤琴興趣賒；

人事與時俱不管，  
且將詩酒作生涯。

話說到次日，潘金蓮早起，打發西門慶，記掛着要做那紅鞋，拿着針線筐兒，往花園翡翠軒，臺基兒上坐着，那裏描畫鞋扇，使春梅請了李瓶兒來到。李瓶兒問道：「姐姐，你抽金的是甚麼？」金蓮道：「要做一雙大紅光素緞子白綾平底鞋兒，鞋尖兒上扣綉鸚鵡摘桃。」李瓶兒道：「我有一方大紅十樣錦緞子，也照依姐姐描恁一雙兒，我要做高底的罷。」于是取了針線筐，兩個同一處做。金蓮描了一隻丟下，說道：「李大姐，你替我描這一隻，等我後邊把孟三姐叫了來。他昨日對我說：他也要做鞋哩。」一直走到後邊，玉樓房中倚着護炕兒，手中也納着一隻鞋兒哩。金蓮進門，玉樓道：「你早辦。」金蓮道：「我起的早，打發他爹往門外與賀千戶送行去了，教我約下李大姐，花園裏趕早涼做些生活。等住回，日頭過熱了做不的。我纔描了一隻鞋，教李大姐替我描着，逕來約你同去，咱三個一答兒哩好做。」因問：「你手裏納的是甚麼鞋？」玉樓道：「是昨日你看我開的，那雙玄色緞子鞋。」金蓮道：「你好漢！

又早衲出一隻來了。」玉樓道：「那隻昨日就衲了，這一隻又衲了好些了。」金蓮接過看了一回，說：「你這個到明日，使甚麼雲頭子？」玉樓道：「我不得你們小後生，花花黎黎，我老人家了，使羊皮金緝的雲頭子罷！週圍拿紗綠線鎖，出白山子兒上，白綾高底穿，好不好？」金蓮道：「也罷！你快收拾咱去來，李瓶兒那裏等着哩。」玉樓道：「你坐着，咱吃了茶去。」金蓮道：「不吃罷，咱拿了茶那裏吃去來。」玉樓吩咐蘭香，頓下茶送去。兩個婦人手拉着手兒，袖着鞋扇，逕往外走。吳月娘到上房穿廊下坐，便問：「你們那去？」金蓮道：「李大姐使我替他叫孟三兒去，與他描鞋。」說着一直來到花園內，三人一處坐下。拿起鞋扇你瞧我的，我瞧你的，都瞧了一遍。先是春梅拿茶來吃了，然後李瓶兒那邊的茶到，孟玉樓房裏蘭香落後，纔拿茶至，三人吃了。玉樓便道：「六姐，你平白又做平底子紅鞋做甚麼？不如高底鞋好着，你若嫌木底子響脚，也似我用毡底子，却不好？走着又不響。」金蓮道：「不是穿的鞋，是睡鞋。也是他爹因我不見了那隻睡鞋，被小奴才兒偷了，弄油了我的，吩咐教我從新又做這雙鞋。」玉樓道：「又說鞋哩，這個也不是舌頭。李大姐在這裏聽着，昨日因你不見了這隻鞋，來昭家孩子小鐵棍兒，怎的花園裏拾了，後來不知你怎的知道了，對他爹說，打了小鐵棍兒一頓，說把他猴子打的鼻口流血，躺在地下死了半日，惹的一丈青好不在後邊海罵。罵那個淫婦王八羔子學舌，打了他小廝，說他小廝一點尿不曉孩子曉的甚麼，便唆調打了他恁一頓，早是活了，若死了，淫婦王八羔子，也不得清潔。俺再不知罵淫婦王八羔子是誰？落後小鐵棍兒進來，他大姐姐問他，你爹爲甚麼打你？小廝



纔說：因在花園裏耍子，拾了一隻鞋，問姑夫換圈兒來，不知甚麼人，對俺爹說了，教爹打我一頓。我如今尋姑夫，問他要圈子去也。說畢，一直往前跑了，原來罵的王八羔子，是陳姐夫。早是只李嬌兒在傍邊坐着，大姐沒在跟前，若聽見時，又是一場兒。」金蓮問：「大姐姐沒說甚麼？」玉樓道：「你還說哩，大姐姐好不說你哩，說如今這一家子亂世爲王，九條尾狐狸精出世了，把昏君禍亂的，貶子休妻。想着去了的來旺兒小廝，好好的從南邊來了，東一帳，西一帳，說他老婆養着主子。又說他怎的拿刀弄杖，成日做賊哩，養漢哩，生生兒禍弄的，打發他出去了，把個媳婦又逼臨的吊死了。如今爲一隻鞋子，又這等驚天動地反亂。你的鞋，好好穿在腳上，怎的教小廝拾了？想必吃醉了，在那花園裏和漢子不知怎的餉成一塊，纔吊了鞋。如今沒的撻羞，拿小廝頂缸，打他這一頓，又不曾爲甚麼大事。」金蓮聽了道：「沒的那扯淡！甚麼是小事？殺了人是小事了，奴才拿刀子要殺主子。」向玉樓道：「孟三姐早是瞞不了你，咱兩個聽見來興兒說了一聲，諛的甚麼樣兒的。你是他的大老婆，倒說這個話。你也不管，我也不管，教奴才殺了漢子纔好。老婆成日在你後邊使喚，你縱容着他不管，教他欺大減小，和這個合氣，和那個合氣。各人冤有頭，債有主。你揭條我，我揭條你，吊死了，你還瞞着漢子不說。早時苦了錢好人情說下來了。不然怎了？你這的推乾淨，說面子話兒！左右是左右，我調唆漢子也罷，若不教他把奴才老婆漢子，一條提攆的離門離戶，也不算恆屬人，挾不到我井裏頭。」玉樓見金蓮粉面通紅惱了，又勸道：「六姐，你我姊妹都是一個人，我聽見的話兒有個不對你說？說了只放在你心裏，休要使

出來。金蓮不依他。到晚等的西門慶進入他房來，一五一十，告西門慶說：「來昭媳婦子一丈青，怎的在後邊指罵。說你打了他孩子，要邏楂兒和人攘。」這西門慶不聽便罷，聽了記在心裏。到次日要攆來昭三口子出門，多虧月娘，再三攔勸下，不容他在家，打發他往獅子街房子那看守，替了平安兒來家看守大門。後次月娘知道，甚惱金蓮，不在話下。正是：

事不三思終有悔，  
人逢得意早回頭。

却說西門慶在前廳打發來昭三口子，搬移獅子街看守房屋去。一日正在前廳坐，忽有看守大門的平安兒來報，守備府周爺差人送了一位相面先生，名喚吳神仙，在門首伺候見爹。西門慶道：「來人進見。」遞上守備帖兒。然後道：「有請。」須臾，那吳神仙頭戴青布道巾，身穿布袍，草履，腰繫黃絲雙穗絲，手執龜殼扇子，自外飄然進來，年約四十之上，生的神清如長江皓月，貌古似太華喬松，威儀凜凜，道貌堂堂。原來神仙有四般古怪；身如松，聲如鐘，坐如弓，走如風。但見他：

能通風鑑，善究子平。觀乾象能識陰陽，察龍經明知風水。五星深講，三命祕談。審格局，決一世之榮枯；觀氣色，定行年之休咎。若非華岳修真客，定是成都賣卜人。

西門慶見神仙進來，忙降階迎接，接至廳上。神仙見西門慶長揖，稽首禮，就坐。須臾茶罷，西門慶動問：「神仙，高名雅號，仙鄉何處？因何與周大人相識？」那吳神仙坐上，欠身道：「貧道，姓吳名爽，道號守真，本貫浙江仙遊人，自幼從師天台山紫虛觀出家，雲遊上國，因往岱宗訪道，道經貴處，周老總

兵相約，看他老夫人目疾，特送來府上觀相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老仙長，會那幾家陰陽？道那幾家相法？」神仙道：「貧道粗知十三家子平，善曉麻衣相法。又曉六壬神課，常施藥救人，不愛世財，隨時住世。」西門慶聽言，益加敬重，誇道：「真乃謂之神仙也！」一面令左右放桌兒，擺齋管待神仙，神仙道：「周老總兵，送貧道來，未曾觀相造，豈可先要賜齋！」西門慶笑道：「仙長遠來，已定未用早齋，待用過，看命未遲。」于是陪着神仙，吃了些齋食素饌，抬過桌席，拂抹乾淨，討筆硯來，神仙道：「請先觀貴造，然後觀相尊容。」西門慶便說八字屬虎的，二十九歲了，七月二十八日子時生。這神仙暗暗掐指，尋紋。良久，說道：「官人貴造，丙寅年，辛酉月，壬午日，丙子時，七月廿三日白露，已交，八月算命。月令提剛辛酉，理傷官格。子平云：傷官傷盡復生財，財旺生官福轉來。立命申官，是城頭土命。七歲行運辛酉，十七行壬戌，二十七癸亥，三十七甲子，四十七乙丑。官人貴造，依貧道所講，元命貴旺，八字清奇，非貴則榮之造，但戊土傷官生在七八月，身忒旺了，幸得壬午日干，丑中有癸水，水火相濟，乃成大器。丙子時，丙合辛生，後來定掌威權之職，一生盛旺，快樂安然；發福遷官，主生貴子。爲人一生耿直，幹事無二。喜則和氣春風，怒則迅雷烈火。一生多得妻財，不少紗帽戴。臨死有二子送老。今歲丁未流年，丁壬相合，目下丁火來尅，若你尅我者爲官鬼，必主平地登雲之喜，添官進祿之榮。大運見行癸亥，戊土得癸水滋潤，定見發生。目下透出紅鸞天喜，熊罴之兆。又命官駟馬臨申，不過七月必見矣。」西門慶問道：「我後來運限何如？有災沒有？」神仙道：「官人休怪我說，但八字中不

宜陰水太多，後到甲子運中，常在陰人之上，只是多了底流星打攪，又被了壬午日破了，不出六六之年，主有嘔血流膿之災，骨瘦形衰之病。」西門慶問道：「于今如何？」神仙道：「目今流年，只多日逢破敗，五鬼在家炒鬧，些小氣惱，不足爲災，都被喜氣神臨門冲散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命中還有敗否？」神仙道：「年趕着月，月趕着日，實難矣。」西門慶聽了，滿心歡喜便道：「先生，你相我面何如？」神仙道：「請尊容轉正，貧道觀之。」西門慶把座兒撥了一撥。神仙相道：「夫相者，有心無相，相逐心生；有相無心，相隨心往。吾觀官人，頭圓頂短，必爲享福之人；體健筋強，決是英豪之輩。天庭高聳，一生衣祿無虧；地閣方圓，晚歲榮華定取。此幾庄兒緣處。還有幾庄不足之處，貧道不敢說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仙長但說無妨。」神仙道：「請官人走兩步看。」西門慶真個走了幾步。神仙道：「你行如擺柳，必主傷妻。魚尾多紋，終須勞碌。眼不哭而泪汪汪，心無慮而眉縮縮，若無刑剋，必損其身。妻官剋過方可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已剋過了。」神仙道：「請出手來看一看。」西門慶舒手來與神仙看。神仙道：「智慧生於皮毛，苦樂觀乎手足，細軟豐潤，必享福逸祿之人也。兩目雌雄，必主富而多詐；眉抽二尾，一生常自足歡娛。根有三紋，中年必然多耗散；奸門紅紫，一生廣得妻財。黃氣發於高曠，旬日內必定加官；紅色起於三陽，今歲間必生貴子。又有一件不敢說，淚堂豐厚，亦主貪花；谷道亂毛，號爲淫抄。且喜得鼻乃財星，驗中年之造化；承漿地閣，管末世之榮枯。」

承漿地閣要豐隆，準乃財星居正中。

生平造化皆由命，相法玄機定不容。

神仙相畢，西門慶道：「請仙長相相房下衆人。」一面令小厮：「後邊請你大娘出來。」于是李嬌兒，孟玉樓，潘金蓮，李瓶兒，孫雪娥，衆人都跟出來，在軟屏後潛聽。神仙見月娘出來，連忙道了稽首，也不敢坐，在傍邊觀相：「請娘子尊容轉正。」那吳月娘，把面容朝看廳外，神仙端詳了一回，說：「娘子面如滿月，家道興隆；脣若紅蓮，衣食豐足。必得貴而生子，聲譽神清，必益夫而發福。請出手來。」月娘從袖口中露出十指春葱來。神仙道：「乾姜之手，女人必善持家。照人之鬢，坤道定須秀氣。這幾樁好處。還有些不足之處，休道貧道直說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仙長但說無妨。」神仙道：「淚堂黑痣，若無宿疾必刑夫，眼下皺紋，亦主六親若冰炭。」

女人端正好容儀，緩步輕如出水龜。

行不動塵言有節，無肩定作貴人妻。

相畢，月娘退後。西門慶道：「還有小妾輩請看看。」于是李嬌兒過來。神仙觀看良久：「此位娘子，額尖鼻小，非側室必三嫁其夫；肉重身肥，廣有衣食而榮華安享。肩聳聲泣，不賤則孤；鼻梁若低，非貧即夭。請步幾步我看。」李嬌兒步了幾步。神仙道：「

額尖露臀并蛇行，早年必定落風塵；

假饒不是娼門女，也是屏風後立人。」

相畢，李嬌兒下去。吳月娘叫：「孟三姐，你也過來相一相。」神仙觀看：「這位娘子，三停平等，一生衣祿無虧；六府豐隆，晚歲榮華定取。平生少疾，皆因月孛光輝；到老無災，大抵年宮潤秀。請娘子走兩步。」玉樓走了兩步。神仙道：「

口如四字神清徹，  
溫厚堪同掌上珠；

威媚兼全財命有，  
終主刑夫兩有餘。」

玉樓相畢。叫潘金蓮過來。那潘金蓮只顧嬉笑，不肯過來。月娘催之再三，方纔出見。神仙擡頭觀看這個婦人，沉吟半日，方纔說道：「此位娘子，髮濃鬢重，光斜視以多淫；臉媚眉彎，身不搖而自顫。面上黑痣，必主刑夫；人中短促，終須壽夭。」

舉止輕浮惟好淫，  
眼如點漆壞人倫；

月下星前長不足，  
雖居大廈少安心。

相畢金蓮，西門慶又叫：「李瓶兒上來，教神仙相一相。」神仙觀看：「這個女人，皮膚香細乃富室之姑娘，容貌端莊，乃素門之德婦。只是多了眼光如醉，主桑中之約；眉鬢漸生，多月下之期。觀臥蚕明潤而紫色，必產貴兒；體白肩圓，必受夫之寵愛。常遭疾厄，只因根上昏沉，頻遇喜祥，蓋謂福星明潤。此幾樁好處。還有幾樁不足處，娘子可當戒之。山根青黑，三九前後，定見哭聲；法令細縷，鷄犬之年。焉可過。慎之！慎之！」

花月儀容惜羽翰，平生良友鳳和鸞；

綠門財祿堪依倚，莫把凡禽一樣看。

相畢李瓶兒下去。月娘令孫雪娥出來相一相。神仙看了，說道：「這位娘子，體矮聲高，額尖鼻小，雖然出谷遷喬，但一生冷笑無情，作事機深內重，只是吃了這四反的虧，後來必主凶亡。夫四反者，唇反無稜，耳反無輪，眼反無神，鼻反不正，故也。」

燕體蜂腰是賤人，眼如流水不廉真；

常時斜倚門兒立，不爲婢妾必風塵。

雪娥下去，月娘教大姐上來相一相。神仙道：「這位女娘，鼻梁仰露，破祖刑家；聲若破鑼，家私消散。面皮太急；雖溝洫長而壽亦夭；行如雀躍，處家室而衣食缺乏。不過三九，常受折磨。」

惟夫反自性通靈，父母衣食僅養身；

狀貌有拘難顯達，不遭惡死也艱辛。

大姐相畢，教春梅也上來教神仙相相。神仙睜眼兒見了春梅，年約不上二九，頭戴銀絲雲髻兒，白線挑衫兒，桃紅裙子，藍紗比甲兒，纏手縛腳出來，道了萬福。神仙觀看良久，相道：「此位小姐，五官端正，骨格清奇。髮細眉濃，稟性要強，神急眼圓，爲人急燥。山根不斷，必得貴夫而生子，兩額朝拱位，早年必戴珠冠。行步若飛仙，聲響神清，必益夫而得祿。三九定然封贈，但乞了這左眼大，早年過

父，右眼小，周歲尅娘。左口角下只一點黑痣，主常沾啾唧之災。右腮一點黑痣，一生受夫愛敬。」

天庭端正五官平，口若塗硃行步輕；

倉庫豐盈財祿厚，一生常得貴人憐。

神仙相畢，衆婦女皆咬指以爲神相。西門慶封白銀五兩與神仙。又賞守備府來人銀五錢，拿拜帖回謝。吳神仙再三辭却，說道：「貧道雲遊四方，風餐露宿，化救萬道，周總兵送將過來，可一時之情耳，要這財何用？決不敢受。」西門慶不得已，拿出一疋大布：「送仙長做一件大衣何如？」神仙方纔受之，令小童接了，收在經包內，稽首拜謝。西門慶送出大門，揚長飄然而去。正是：

拄杖兩頭挑日月，葫蘆一個隱山川。

西門慶送神仙出，回到後廳問：「月娘，衆人所相何如？」月娘道：「相的也都好，只是三個人相不着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那三個人相不着？」月娘道：「相李大姐有實疾，到明日生貴子，他見將今懷着身孕這個也罷了。相咱家大姐，到明日受折磨，不知怎的折磨？相春梅後日來，也生貴子，或者只怕你用了他，各人子孫也看不見。我只不信說他春梅後來戴珠冠，有夫人之分。端的咱家又沒官，那討珠冠來？就有珠冠也輪不到他頭上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他相我目下有平地登雲之喜，加官進祿之榮，我那得官來？他見春梅和你們站在一處又打扮不同，戴着銀絲雲鬢兒，只當是你我親生養女兒一般；或後來匹配名門，招個貴婿，故說有些珠冠之分。自古算的着命，算不着好。相逐心生，相隨心滅。周大人送來，咱不好量



了他的頭。教他相相，除疑罷了。」說畢，月娘房中，擺下飯，打發吃了飯。西門慶手拿芭蕉扇兒，信步閑遊來花園大捲棚內，聚景堂內，週圍放下簾櫳，四下花木掩映。正值日當午時分，只聞綠陰深處，一派蟬聲，忽然風送花香，襲人撲鼻。有詩爲證：

綠樹陰濃夏日長，樓臺倒影入池塘。

水晶簾動微風起，一架薔薇滿院香。

別院深沉夏草青，石榴開遍透簾明。

槐陰滿地日卓午，時聽新蟬噪一聲。

西門慶坐於椅上。以手扇搖涼，只見來安兒，畫童兒，兩個小廝來井上打水。西門慶道：「叫一個來，拿澆冰安放盆內。」來安兒忙走向前。西門慶分付：「到後邊對你春梅姐說：有梅湯提一壺來，放在這冰盤內湃着。」來安兒應諾去了。半日，只見春梅家常露着頭，戴着銀絲雲髻兒，穿着毛青布褂兒桃紅夏布裙子，手提一壺蜜煎梅湯，笑嘻嘻走來問道：「你吃了飯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在後邊上房裏吃了。」春梅嘆道：「不進房裏來，把這梅湯放在冰內湃着你吃。」西門慶點頭兒。春梅湃上梅湯，走來扶着椅兒，取過西門慶手中芭蕉扇兒，替他打扇。問道：「頭裏大娘，和他說甚麼話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說吳神仙相面一節。」春梅道：「那道士平白說戴珠冠，教大娘說，有珠冠只怕輪不到他頭上。常言道：凡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從來旋的不圓砍的圓，各人裙帶上衣食，怎麼料得定？莫不長遠只在你家做奴才

罷！」西門慶笑道：「小油嘴兒！自胡亂！你若到明日有了娃兒，就替你上了頭。于是把他攆到懷裏，手扯着手兒頑耍。」問他：「你娘在後邊，在屋裏？怎的不見？」春梅道：「娘在屋裏，教秋菊熱下水要洗浴，等不的就在牀上睡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等我吃了梅湯，等我攪混他一混去。」于是春梅向冰盆倒了一甌兒梅湯與西門慶呷了一口。泚骨之涼，透心沁齒，如甘露洒心一般。須臾吃畢，搭伏着春梅肩膀兒轉過角門來。到金蓮牀房中，掀開簾櫳進來。看見婦人睡在正面一張新買的螺鈿牀上，原是因李瓶兒房中，安着一張螺鈿廠廳牀，婦人旋教西門慶，使了六十兩銀子，也替他也買了這一張螺鈿有欄杆的牀兩邊榻扇，都是螺鈿攢造。安在牀內，樓臺殿閣，花草翎毛，裏面三塊梳背，都是松竹梅寒三友。掛着紫紗帳幔，錦帶銀鈎，兩邊香球吊掛。婦人止着紅綉抹胸兒。蓋着紅紗衾，枕石鴛鴦枕。在涼席之上，睡思正濃，房裏異香噴鼻。西門慶一見，令春梅帶上門出去，上的牀來，婦人睜開眼笑道：「怪強盜！三不知多咱進來？奴睡着了就不知道。奴睡的甜甜，攪混死了我。」西門慶道：「我便罷了，若是有個生漢子進來，你也推不知道罷？」婦人道：「我不好罵的，誰人七個頭，八個胆，敢進我這房裏來？只許了你，恁沒大沒小的罷了。」原來婦人因前日，西門慶在翡翠軒誇獎李瓶兒身上白淨，就暗暗將茉莉花蕊兒，攪酥油定紛，把身上都搽遍了。搽的白膩光滑，異香可掬，使西門慶見了愛他，以奪其寵。西門慶於是見他身體雪白，穿着新做的兩隻大紅睡鞋，婦人道：「怪貨，只顧端詳甚麼？奴的身上黑，不似李瓶兒的身上白就是了。他懷着孩子，你便輕憐痛惜；俺們是拾兒，由着這等撥弄。」西門慶問道：「說你

等着我洗澡來？」婦人問道：「你怎得知道來？」西門慶把春梅告訴他話說了一遍。婦人道：「你洗，我教春梅掇水來。」不一時把浴盆掇到房中，注了湯。二人下牀來，同浴蘭湯。當下添湯換水，洗浴了一回。

搽抹身體乾淨，撤去浴盆，止着薄縐短襦上牀安放炕桌，菓酌飲酒。教秋菊：「取白酒來，與你爹吃。」又向牀閣板上，方盒中拿菓餡餅與西門慶吃。恐怕他肚中飢餓，只見秋菊半日拿上一銀注子酒來，婦人纔待斟在鍾上，摸了摸冰涼的，就照着秋菊臉上只一潑，潑了一頭一臉。罵道：「好賊少死的奴才！我分付教你篩了來，如何拿冷酒與爹吃？你不知安排些甚麼心兒，叫春梅與我把這奴才，採到院子裏跪着去。」春梅道：「我替娘後邊捲裹腳去來，一些兒沒在跟前，你就弄下碜兒了。」那秋菊把嘴谷都着，口裏喃喃吶吶說道：「每日爹娘還吃冰泠的酒兒，誰知今日又改了腔兒？」婦人聽見罵道：「好賊奴才！你說甚麼？與我採過來。教春梅每邊臉上打與他十個嘴巴。春梅道：「皮臉沒的打污濁了我手，娘只教他頂着石頭跪着罷。」于是不由分說，拉到院子內，教他頂着塊大石頭跪着，不在話下。

婦人從新教春梅，煖了酒來，陪西門慶吃了幾鍾，掇去酒桌，放下紗帳子來，分付拽上房門；兩個體倦而寢。正是：

若非羣玉山頭覓，多是陽臺夢裏尋。

畢竟未知後來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鑑賞叢書

金瓶梅詞話

第五本・定價五角  
全二十本・定價拾圓

自

康德十年一月二十一日印刷

康德十年一月二十三日發行

原著者 蘭陵·笑笑生

著作人 趙振興  
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一一七

發行人 張松亭  
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一一七

印刷人 武者彌三郎  
新京特別市吉林大路五〇三

發行所 藝文書房  
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一一七

電話(二)一三九二・振替新京四二一九

總發賣元・滿洲書籍配給株式會社・印刷：滿洲軍援產業株式會社

# 金瓶梅詞話

全二十冊價十圓  
每冊定價五角整

此書是據最珍稀的明萬曆本排印，與市俗及崇禎版絕不相同。本社不惜重資，慎重勘校，印行問世，貢獻於讀者。全書壹百回，十萬字，分訂二十冊，於最近期間內，全部刊行完了；祈讀者注意及之是幸！

## 鑑賞叢書

老殘遊記

正二合集  
價二·五〇

官場現形記

五冊豪華本  
每冊價二圓  
全部價拾圓

白雪遺音

正續二集  
價一·五〇

忠義水滸全書

中質紙印刷  
每冊價壹圓  
全部價拾圓

